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第

王 雲 五 主 編

舊 小 說

(四十)

吳 會 祺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說 小 舊

(四十)

編 祺 曾 吳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舊小說

戊集目錄

郝忠毅公傳 趙秉文

適安堂記 趙秉文

手植檜刻像記 趙秉文

游龍山記 麻革

朝元觀記 元好問

睡鶴記 李俊民

李伯淵奇節傳 曹居一

烈婦胡氏傳 王惲

何長者傳 胡長孺

陳孝子傳 胡長孺

史母程氏傳 袁梅

李節婦傳 揭傒斯

節婦馬氏傳 元明善

張淳傳 元明善

舊小說 十四 戊集目錄

汴故宮記 楊奐

鄆國夫人殿記 楊奐

平蠻記 陽恪

書王貞言事 虞集

書邢氏賢行 吳澂

序江漢先生死生 姚燧

工獄 宋本

烏寶傳 高明

秦士錄 宋濂

王冕傳 宋濂

危孝子傳 宋濂

杜環小傳 宋濂

李疑傳 宋濂

宋九賢遺像記 宋濂

蘭亭觴詠圖記 宋濂

劉燾孫傳 王禕

南宮生傳 高啓

胡應炎傳 高啓

書博雞者事 高啓

滇南慟哭記 王紳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祕錄 李夢陽

唐珏傳 張孟兼

書某節婦事 李東陽

鐵崖先生傳 貝瓊

義士楊景和墳傳 張弼

愧齋先生傳 王鏊

中山狼傳 馬中錫

謝翱傳 胡翰

胡義士墓表 胡翰

孝烈婦唐貴梅傳 楊慎

新都八陣圖記 楊慎

舊小說 十四 戊集目錄

錢可大傳 梁濬

一峯先生傳 陳憲章

董癡傳 葛芝

東遊紀異 董玘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璧盜 何景明

阿留傳 陸容

二孝子傳 王叔英

崔鑑傳 吳桂芳

記任公事蹟 劉鳳

阿寄傳 田汝成

義虎傳 祝允明

書二館人事 王世貞

書應生事 王世貞

雜記 申時行

書富林二曹先生遺事 馮時可

王義士芳傳 張椿

邊城 魏潛

王烈婦傳 歸有光

陶節婦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書張貞女死事 歸有光

書里涇張氏妻事 歸有光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西門記 宗臣

記剿除徐海本末 茅坤

記王忠肅公翱三事 崔銑

李公子傳 陳繼儒

書廣水鎮都巡王珪死事本末 劉崧

四貞祠記 崔銑

徐文長傳 袁宏道

舊小說 十四 戊集目錄

醉叟傳 袁宏道

拙效傳 袁宏道

一瓢道人傳 袁中道

邢布衣傳 文震孟

五人墓記 張溥

膠東二高士傳 周思兼

竹籛傳 顧大韶

孝女格天記 顧文亨

神鐘記 豐坊

遼陽海神傳 蔡羽

核舟記 魏學洵

虎口餘生記 邊大綬

萬孝子傳 陳弘緒

沈華陽傳 范文英

歸潛志 四則 劉祁

續夷堅志 十則 元好問

- 老學叢談 五則 盛如梓
山房隨筆 五則 蔣子正
遂昌雜錄 九則 鄭元祐
淇園靜語 二則 白奕
山居新話 七則 楊瑀
隱居通議 三則 劉壻
真臘風土記 五則 周達觀
青樓集 十則 黃某
吳中舊事 三則 陸友仁
拊掌錄 十三則 闕名
輟耕錄 二十九則 陶宗儀
在田錄 一則 張定
壟起雜事 二則 楊儀
龍興慈記 三則 王文祿
東明記 一則 王泌
遜國記 二則 闕名

舊小說 十四 戊集目錄

郊外農談 二則 闕名

沂陽日記 一則 闕名

西墅雜記 三則 楊穆

代醉編 二則 張鼎思

艾子後語 四則 陸灼

雪濤小說 四則 江盈科

雪濤談叢 一則 江盈科

談言 一則 江盈科

應諧錄 四則 劉元卿

權子 四則 耿定向

先進遺風 二則 耿定向

枝山前聞 二則 祝允明

猥談 二則 祝允明

語怪 六則 祝允明

異林 二則 徐禎卿

翦勝野聞 五則 徐禎卿

幽怪錄 三則 田汝成

委巷叢談 一則 田汝成

見聞紀訓 二則 陳良謨

金臺紀聞 二則 陸深

震澤紀聞 一則 王鏊

莘野纂聞 一則 伍餘福

駒陰冗記 三則 蘭莊

南翁夢錄 一則 黎澄

中洲野錄 一則 程文憲

蘇談 二則 楊循吉

吳中故語 六則 楊循吉

蓬軒別記 二則 楊循吉

庚己編 三則 陸燾

續己編 四則 耶瑛

劉氏雜誌 一則 劉定之

碧里雜存 一則 董穀

舊小說 十四 戊集目錄

舊小說 十四 戊集目錄

西樵野記 一則 侯甸

甲乙剩言 五則 胡應

前定錄補 二則 朱佐

病逸漫記 一則 陸鈇

高坡異纂 二則 楊儀

已瘡編 三則 劉玉

二酉委談 二則 王世繼

寓圃雜記 一則 王錡

遼邸紀聞 一則 錢希言

閒中古今錄 二則 黃溥言

綵雪亭雜言 一則 敖英

兼葭堂雜鈔 二則 陸楫

霏雪錄 五則 繡積

鷄林子 四則 趙鈇

焦氏筆乘 五則 焦竑

赤雅 三則 鄭露

學圃餘力 一則 姜南

墨畚錢鏹 三則 姜南

洗硯新錄 一則 姜南

快雪堂漫錄 三則 馮夢楨

筆塵 一則 莫是龍

雲間雜志 十二則 李紹聞

陶菴夢憶 三則 張岱

宦游紀聞 二則 張誼

舊小說

戊集一 金元明

祁忠毅公傳并贊

趙秉文

公諱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隸太醫。海陵朝。續遷通奉大夫太醫使。自以數被恩遇。欲自劾。會後宮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卽上言諫南伐。其略言國朝之初。祖宗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蕩遼滅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威謀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况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首營中都。民已罷困。興功未幾。復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嗟怨。此人事不修也。間者畫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已歲自刑。害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吾雖有士馬之衆。恐無所施。是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之於市。籍其家產。天下哀之。強兵以逞。誅戮諫臣。固天所以開聖人也。越明年。世宗卽位於遼東。四年。詔贈公資德。復其田產。泰和省掾李秉鈞上言。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德祁宰。以忠義之士。盡傷厥心。是以世宗卽位。首贈以官。陛下仍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諡議之列。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諡。當時居高官食祿者。不爲無人。皆畏罪渙。忍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爲社稷計。卒使立名死。

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少愧矣。臣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諡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諡曰忠毅。醫師之職。視疾病。謹藥石。以決死生可也。至於諫諍。輔拂不濟。則繼之以死。此公卿大臣所難能。而公以一身易天下之患。功雖不成。亦志士仁人之用心。噫。非烈丈夫。曷克臻此。贊曰。

孔子稱有殺身以成仁。如公者可謂近之矣。方海陵虐猜自用。忍戕其母。何愛於公。而區區納忠。以下關上。卒餌虎口。身雖沒而名不朽。諡曰忠毅。不亦宜乎。

適安堂記

趙秉文

許昌任君子山。作草堂于私第。榜之曰適安。客過而問其所以名堂之意。曰。子將無適而不安乎。抑適意而安之乎。子山曰。今夫水適則流。火適則燥。魚鳥之適則翔泳。草木之適則條達。腰適則忘帶。足適則忘履。今吾名不隸于仕版。身不涉于行伍。足不跡于是非之場。口不涉于是非之境。未酉而寢。過卯而起。每興極意會。則登臨山水。嘯詠風月。翫泉石。悅松竹。手執周易一卷。與佛老養性之書數冊。以適吾性而已。吾安焉。子其爲何如。客曰。先生之爲適則一。其所以爲適則異。子以嵇康之適于鍛。阮籍之適于酒。與夫聖賢之適于道。有以異乎。苟以適性爲事。則斥鷃無羨于天池之樂。桀跖無羨于顏冉之德。其于適性一也。而靜躁殊途。善惡異趣。此向郭之失。晉宋之流。所以蕩而忘返者也。且夫禮以檢情。樂以導和。仁之勝不仁。義之勝不義。皆非以適性爲事。苟以採山釣水爲適。則忘其君。聲色嗜欲爲適。則忘其親。忘親則不仁。忘君則不義。不仁不義。子安之乎。而且奚適哉。子山曰。請無以形適。而以心適。其可乎。客曰。心迹一也。

自心迹之判。于是有清狂。有白癡。皆名教之罪人。而非君子之正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之君子。不以外傷內。視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外物也。隨所遇而安之。無私焉。譬之水。升之則爲雨露霜雪。下之則爲江河井泉。激之則爲波瀾。滌之則爲淵。千變萬化。因物以賦形。及其至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故君子取平焉。斯不亦無適而不安乎。子山曰。是吾心也。請歸而刊之石。客爲誰。盜陽趙某也。

手植檜刻像記

趙秉文

天地否而復泰。日月晦而復明。聖人之道。厄而復亨。六籍厄于秦。至漢而復興。王道厄于晉。宋齊梁陳隋之間。至唐而復興。此自然之理也。貞祐初。兵革擾曲阜。焚孔庭檜。聖道之廢興。固不係于一木之存亡。新宮火。三日哭。重先祖之居也。況聖師之手植乎。衍聖公收其煨燼之餘。李侯刻而像之。知尊事矣。若夫茂其德。封而植之。是聖道常在也。豈特一木哉。三年六月晦。門弟子趙秉文記。

游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嘗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兒烏權白馬諸峯。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革代以來。自雁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粹容。嘗切慨歎。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斬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遊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於玉峯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

於前軒語未周。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爲絕勝。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沿溪曲折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鳴兩峯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提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蘢郁。風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湑湑者焉。洑出石罅。激而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巔。幽草繚其趾。賓欲休。咸曰。莫此地爲宜。卽下馬。披草蹠石。列坐。諸生淪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亦多杉檜。栝柏。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鬣。冒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遽涉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有五里兩嶺。若歧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巒樹石。櫛比栝立。皆在几席之下。憩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怪石。巒岨巧闢。試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峯。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峯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芒。如奕局然。徜徉者久之。賚緣人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司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迴乃徑北嶺。登萱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概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旣入。輕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蕭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逾清。思逾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醺。談辨蜂起。各

主其家山爲勝。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峯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者。是也。至二鼓。乃歸臥東軒。明旦復來。各有詩識於石。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樹林漸稀闊。顧非龍山。比寺西峯曰望景臺。險甚。主僧導客以登。歷嶽峯。坐盤石。其傍諸峯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峻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出愈奇。抵暮乃得平地。宿李氏山家。臥念茲遊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儿之婉嚴。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於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其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遺於彼。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因觀山於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遊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祕。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彷彿云。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草記。

朝元觀記

元好問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爲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崑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略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村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於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卽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爲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爲談經講道之所。願謂所親云。他

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沒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致足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尙冥福之可徵也。庀徒蒞事。土木皆作。蓋經始於庚寅之七月。而斷手於明年之六月。像設有殿。饗禮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庫廡。截然一新。又參佐部曲諸人。請爲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衆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文石旣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爲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爲道之矣。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爲大概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爲嫌。及其更事旣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爲有味。迴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况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於風塵之隙。而角逐於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壁驪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願棄人間事。絕粒輕舉。以從赤松子遊。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不可大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於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鍊化。俛仰誦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鳥之鳧。葛陂投杖之龍。世徒以神仙爲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躚。過朝元之上。倚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翻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爲清溪翁耶。今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旣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累以戰多爲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於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元門臨濟之目。與吾辛劉交甚款。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遺山真隱元某記。

睡鶴記

李俊民

人之情有所甚好，有所甚好而不得，則必見似之者而喜，非徒好之，蓋感而有所得焉。濠梁之魚得之樂，山陰之鵝得之書，支道林之鷹與馬得之神俊，不有所得，夫何好焉？鶴鳴之好鶴，亦猶是也。鶴也者，物之生于天而異者也，其性潔而介，其聲亮而清潔，而介則寡所合，亮而清則寡所和，獨孤高自處，飛鳴于霄漢之上，豈求其異也哉？蓋天之所賦者異也，夫才高則無親，勢孤則失衆，鶴奚恤焉？若或矯情自澆，下同于頻頻之黨，變其常而喪其真，非鶴之德也。非鶴鳴之所好也。叔世道衰，天物暴天，思其所好而不得，逮丙申歲，于新居之側，有蹲石曰睡鶴。昔人取其似而名之，鶴鳴見其似而喜之，事與心會，豈偶然哉？三復觀之，其骨聳而奇，其背脊而僂，其頸宛而啄，若無意飛鳴者，雖沉潛靜默，有飄然物外之想，疑其孤高之過，爲衆所棄而自晦歟？抑衛人之軒不足乘歟？烏程之樹不足棲歟？將遺世遠舉，羽化而仙，此特其身化歟？不然，何爲不飛不鳴，日游于睡鄉者乎？謂其果不能鳴，則陳倉之雞，胡爲而鳴耶？謂其果不能飛，則零陵之燕，胡爲而飛耶？吁！是時也，以飛鳴而望於鶴，不可望於石，尤不可姑以其似而又有所得，故感而爲之記云。

李伯淵奇節傳

曹居一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淵傳，既少暇，且未詳其事，竊有待焉。歲戊申夏，臥病相州，俄故人僧洞然過客舍，因語及婦壬辰之變之後之事，始悉伯淵誅崔立之所自，蓋惠安長老恩公有力焉。初，京城荒殘，恩公徙居皇建院，一日莫夜，待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起，或致寇，吾得無累乎？令

視之。識者謂總帥李伯淵也。使扶詣方丈憩。俟其醒。語之曰。當此大喪亂。公何心嗜酒如是。生爲男子。與其徒沈溺于亂世。曷若立身後不朽之榮名哉。伯淵矍然。若有契於衷者。見于色。黎明乃召同志黃憫元帥者。相與拜恩而師焉。居無何。往詣恩。屏人而言曰。崔立狂豎。乘國家傾危。天子播越。輒敢叛亂。乃爾。吾欲誅之久矣。師謂男子身後不朽之榮名。其在是耶。恩拒不可曰。爾何遽出此速禍語。殆非老僧所敢聞者。伯淵泣且誓。恩察之誠也。乃握手歎曰。吾情亦不能匿矣。公知老僧故不去此禍亂之地否。吾天地間一閑人。自相州遭遇宣宗。荷國厚恩二十餘年矣。圖報萬一。此何愛焉。在吾教中有大報恩七篇。是固當爲。但患力微。援寡。事不濟耳。今幸聞公舉非常之事。樹萬世之名。使老僧朝見而夕死。無憾。合掌加額曰。惟以必中爲公賀。未幾。適驛使有相困者。伯淵因之入見。崔立給曰。丞相避擾不出。則今日之事。有大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乘墮。輒欲回。伯淵厲聲曰。我輩兵家子。偶墮馬。又何怪焉。因彊其行。至故英邸之西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屈事願丞相與我作主。且呼且前。伍伯訶不止。直詣立馬首。挽其韉。時伯淵驂右。卽拔刃抱而刺之。洞貫。至自中其左掌。與之俱墜馬。崔尙能語曰。反爲賊奴所先。隨斃。伯淵暨憫等五人。實共其事。乃大呼曰。所誅者此逆賊耳。他人無與焉。稍稍鼠竄。蜂逝。帖如也。遂磔崔立之尸。祭於承天門下。一軍哀號。聲動天地。翼日奔宋。恩公佐其行。時甲午秋七月也。嗚呼。金之亡也。以忠義聞者。不爲不多。至於表表獨見於後世者。得三人焉。壬辰正月。陽崔軍潰。奉御完顏陳和尙死戰陣。其罵敵不屈。似顏杲卿。癸巳正月。京城不守。同判陸親府烏古孫孛吉死宗廟。其守節自盡。似北地王。謹甲午正月。蔡州陷。右丞完顏仲德死社稷。從歿者幾千人。彼敬翔之死國。田橫之感士。有不足方者。太史公曰。非死之難。處

死爲難。蓋貴得其死所也。來歙遇害。光武賜策曰。憂國忘家。忠孝彰著。此三人者。有之。今夫伯淵不幸。不得在三人之列。然可重者。身非出于素官世祿。雖在軍伍中。未嘗爲國家所知。況當易代革命之後。雖賁育之勇。安所施。而一旦蔑視權軀。手誅叛逆。號祭亡社。盡君臣之義。竟不墮寇讎。孤軍出奔。偉哉。後世視之。其亦三人之亞歟。李姓。伯淵名也。或云。燕都寶坻縣人。餘不可考。姑載此奇節。以附野史之末云。

烈婦胡氏傳

王 惲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田家子。至元庚午。平挈胡泊二子南戍棗陽。垂至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啣平左髀。曳之而去。胡卽抽刀前追。可十許步。及之。徑刺虎。劃腸而出。斃焉。趣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何。委裝車。遂扶傷攜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訴於戍長趙侯。爲搃藥。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咤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役終身。嘻。胡柔懦者也。非不懼獸之殘酷。正以援夫之氣。激於衷。知有夫而不知有虎也。平雖死。其志烈。言言方之太山。號婦何壯毅哉。

何長者傳

胡長孺

何長者。敬德。無字。或號之爲狐巖善人。上海縣浦東民家子。樸謹。不安顧語。善積蓄會計。事吳郡張瑄。行船筭庫。不十年。贏羨莫可勝數。一髮不以自私。瑄父子方倚之重。而敬德棄去矣。杭吳明越揚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淮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爲沙。吳濱海處皆與沙相望。其民頗與沙民同俗。類剽輕悍急而狡。宋季年。羣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與瑄最爲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

濱沙民富家以爲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備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跡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逕。且不逢淺角。識之。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卽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爲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旣內屬。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溢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瀦水。又絕江淮。溯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茌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省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輿騎塞隘門巷。故與敬德等夷。皆佩於菟金符。爲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意氣自得。敬德方布衣蔬食。汲汲以施貧賑。乏爲事。勸瑄父子毋嗜進。厚藏以速禍。菑雖不能盡用其言。頗亦損捨。今江南北二人夫婦父子施錢處。往往而在。二人者旣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而敬德固無一毫髮累。會杭傅氏施天水院橋東地。廣袤十餘畝。敬德卽建天澤院。爲大釜鬲。炊調食羹。豐潔芳腴。延方外士行而欲休。倦而欲息者。常五六十八人。大德十一年。大饑。鉅僧方清鬻散徒。敬德素履。爲人信重。資施倍多。他時來者益衆。無意拒色。厭官爲設糜仙林寺中。饑民殍者不爲衰止。敬德請杭好善有材智人。凌郭楊李僧道心性澄。六七人。又擇饑民得強壯者四五十人。借菩提寺作粥。夜嚮置大甕中。明旦。饑民以至。先後爲次。列堂廡下。或溢出門外道上。相嚮坐。虛其前以行粥。約各持器來食。無持則假與。兩夫舁一人。執杓。挹以注器中。食已以次去。

日鬻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三日。止八月十三日。凡七十日。饑民無死。寺側近與往來道上民。食粥。忿爭。奮臂大呼。毆擊人。敬德詣其前。亟拜。爭者愧悔。請後不復。乃止。明年春。敬德請破衣集諸好善人。收聚遺幣。枯糲數十萬具。語在破衣傳中。夏爲粥。如昨歲。始五月朔日。踰三十六日。敬德死。年五十七。後十八日。所餘錢米亦盡。遂止。縑素咸曰。胡不延長者。至中壽。今窮人無所賴矣。天澤院不復納雲水僧。饑疫棄尸如山。久莫爲掩。云。沈子南者。茗中故相裔孫。嘗爲義烏丞。至元十三年。兵自義烏作。執之如甌。得不死。歸客杭。猶存妻二女。貧甚。薪水傭就。急則如敬德告。必得粟錢帛布。比十年不厭。嘗謂予。上海有善人者。憐而乞我。祕其人。旣而假予家。僮負米。問之。則敬德也。可不謂長者哉。

胡先生曰。故老言。宋嘉熙四年。歲行庚子。大饑。趙悅道尹臨安府。發廩勸分。恐弗暨。每民死。中而生之初。悅道無子。養南外宗室子孟傳。一夕夢之。帝所嚴衛。如大朝會儀。旣謁。贊道之陞。由陟階。端笏屏息。抑首僂躬。不敢仰視。帝告曰。與懽汝無子。救荒功多。賜汝子九人。趨下再拜。稽首庭中。寤以告家。已而生八子。與孟傳而九。臧應星父記於書。當時湖州作糜。食饑人。糜脫釜。猶沸湧。器中人急得糜。食已。輒仆死。百步閒。饑未至死。食糜者百無一生。婺州顧籛。米作糲。熟而寒之。約飢民。旦由東門入。與之履。使之北門賦糲。西門飲以藥。復至東門。給錢米。出宿逆旅舍。與爲買薪蘇。且洗沐。廣舍不過棲十人。明日復然。竟去無一人死。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蓋懲湖州事也。有意哉。

陳孝子傳

胡長孺

孝子氏陳。名斗龍。字南仲。五世大父詢。避宋靖康亂。繇許徙家杭昌化縣。猶號穎城散人。以自表。大父景

純大母阮年高。宋故事。郊祭明堂。禋祀東朝廷上壽。咸詔賜高年爵。民歲百。太學生鄉貢進士父母九十。皆得九品官封告。授大父迪功郎。大母孺人。父天澤。澤民治詩。應寶祐三年。臨安府舉。取元朴下第六名。文解。嘗從葉公采學。葉學李公方子。李學徽國文公。澤民既屢試尚書禮部。不中度。游清獻公爲相。趙忠惠公爲尹。葉公爲宰。以行能上之。招致弗就。築室百丈谿上。講所學。時太皇太后籍未下。郡縣內附。徽獨不奉詔。盜作婺源境上。聲動旁近。縣澤民挈妻與子。廬深險處以避。一歲所病山中。斗龍才十三。已能奉飲劑。廢眠忘食。禱神請減己年。延父弗效。母盛也。尋亦病死。斗龍處喪毀。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人。有羣鴈集其上。飛鳴三日。夜鄉里謂鴈靈有知。將葬澤民。門人士相與私謚澤民文節。參政文公及翁題墓上曰。文節先生。後斗龍娶妻有四子女。鄉先生孫公朝瑞。以溫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持病服喪。廬墓時事。移提學。得推擇爲宗晦書院山長。將之甌。斗龍之妻之父之甥盛冲。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歸。錢唐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卽日與歸。訣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弗能得。何歸爲。初澤民以妻無子也。以幣如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清湖斗龍生。未周晬。王歲期適滿。遂去。吳越俗以女事人。期歲歸父母。或三五七歲。有子女尙不聽從。惴惴恐失。後轉鬻幣物。女固不得自制。此禮所謂妾母。嫡子它子以爲庶母。衆母諸母。如是而去者。或欲比之棄黜。以義斷子不得母。薄乎此論也。豈嘗得罪於其父哉。長孺之妻之父徐公道隆。伯謙甫。母微亦杭人。產已去歸。旣長求之。百方弗得。議用六十歲時母生己日始爲。齊衰三年。及是歲之元日。以大理卿直寶章閣提點浙西路刑獄公事。死。吳興之難已。天下若是者固不少。使其季世政教修明。如乾道淳熙時風厚俗美。男義女貞。又安得是。則其遂不克振可知也。斗龍至清

湖訪求母家。及其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固無在者矣。逢白髮媪於其處。揖而問焉。告曰。我知之。我家與若母比屋。我與若母爲兒時伴侶。嬉遊相好。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而泣下。我方盛年。不識其語之爲悽楚也。亦弗問何州。有閒。兩夫舁若母竹轎西去。又折以北。與若母鄰者百十家。獨老身在。斗龍謹識之。卽入江東。又濟江踰淮。復還饒。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開六年。一夕舍永豐縣禮賢鎮之逆旅氏。逆旅人怪斗龍數過問焉。告之故。且使偵之。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清湖。今王老矣。豈若母耶。走施氏告良久。出詢斗龍。父時門巷兒名歲。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子未嘗相見。而自知其爲子爲母也。施氏曰。若母無子女。我家以母還。斗龍留三日。奉母歸。竟如其言。母歸之歲。夏四月。徽盜作。溢出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奪畜產貨財。張甚。斗龍爲廬百丈山。身自負母。婦擁後。未至山廬。路逢盜數百人。斗龍置母夷處。稽首曰。壯士。斗龍幼不知母去。壯長聞母在江東。行求母六年。母歸未百十日。卽相遭於此。斗龍若請夫婦嘗死。母老誰當養母者。盜咨嗟。相約違去。且語徒勿更至此。山驚母傷孝子。心里中人家。頗賴之。以免。斗龍嘗蒔甘瓜圃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瓜時。斗龍視空蔓中。芘芘然。披之。異根合莖。並蒂兩實者。二摘以奉啖。卽日渴已。疾平。明年圃之天羅瓜如甘瓜者。亦二。王至今。茲尙安健也。斗龍作百丈谿書院。祠三君子。侑以澤民。將延師教里子弟學。又以百丈源山地五百畝爲義山。鄉鄰饑歲。斲葛蕨根續食。死以葬。達魯花赤阿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祁陽縣尹章君碩。所移事狀。廉之而核。銳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饑。官賦食旁午。自請無用。是妨荒政。蓋其意不欲人知。去年斗龍來錢唐。將從長孺問學。與之語。誠可以爲孝弟忠信者。心欲爲之傳。以風厲人子。屬其縣士

孫壽國錄始末以來。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遂定次其言如右。

胡先生曰。陳嬌姓有虞氏苗裔。周興配胡公。以元女大姬而國之。陳紹重華祀。爲王室三恪。及其亡也。子孫用國爲氏。自秦漢來。陳氏孝弟忠信。立名當時。而著見後世。如太邱長輩類。何可一二數。孝子固其後也。嬌洵遺風餘響。猶有在者哉。

史母程氏傳

袁 梅

嗚呼。余嘗得三卯錄讀之。蜀禍之慘。誠忍言也。夫朱禛孫之死而復生也。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爲一聚。以刀悉刺之。迺積其尸。至莫。疑不死。復刺之。禛孫尸積於下。莫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禛孫口。夜半始蘇。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後出。蜀爲樞密使。嘗袒示人。未嘗不泣下。賀靖權成都。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嗚呼。推是考。蓋可悲也。蜀眉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將二十世。宋世號名族。其出蜀也。今惟居湖州一房。讀其遺事。益悲之。史母程夫人。蘇文忠公之母之族也。夫人將攜其家下峽江。以囊金腰纏之。兵暴至。伏林莽。與鄰嫗謀曰。輸金果可生吾兒。無資不復能出蜀。史宗誠無瞧類矣。縱得生。旦夕兵復至。亦決死。均死。死以全史兒。誠不恨。嫗見身死。爲吾出腰中金告兒。使速走。須臾。兵果執母。謝以實亡金。遂遇害。翼日。嫗語于鄰。告史氏兒。兒甫十三。從草野得尸。如其言。窆以歸。且亟圖其象。識曰。史光母。年五十有四。嘉熙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時死。兵難兒。遂東南來。占籍湖州。刻意自奮。以右科爲瀾東兵馬鈐轄。鈐轄生子圭文。嘉定儒學教授。嘉定生子台孫。介喜孫。台孫儒術通吏文。復有子幾人。而史氏繇嘉熙至于今。且四傳矣。噫。蜀繇秦帝入中夏。凡一千五百餘年。文

物大盛。絕不知有兵革。一旦掃削殆盡。迄今百餘年。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可哀也已。可哀也已。贊曰。婦人內德不出門。房中歌廢。戰國而下。俱不幸。以著。非得已也。諱莫甚於死。從容反復。烈士猶難之。況士女乎。歐陽公傳斷臂婦人。以愧馮道夫人。以死傳宗。承平世澤。於是乎見。作史者烏得廢諸。

李節婦傳

揭傒斯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生子仕。一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歿兩月。乃生。名之曰伏。計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貲。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厝二喪于山陰。葢山下。獨攜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惟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織紉爲女師。以自給。居二十餘年。教二子皆成學。遂遷二喪反葬汶上。邑人王毅。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爲親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嗟咨歎息。有爲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愧悔。羞見馮母子。馮視子任。反出己子上。中書參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馬祖常。禮部尚書李朮。魯紳翰林學士吳澂。集賢學士袁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博士柳貫。輩爭爲文章。盛夸道之。山東浙東羣有司。交上其事于朝。請褒異焉。其子仕。伏事母極孝。皆掾太府。有廉直聲。而好學不倦。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屬。能扶其二喪。攜其母子。返乎汶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加焉。乃不遠二千里而來。直利其財也。當時亦豈欲挾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鄒魯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其亦早有家教乎。

節婦馬氏傳

元明善

馬氏參知政事楊公居寬之繼室。錢唐民家女也。至元十四年。桑葛奏立尙書省。奪中書機要。又以計傾罷之。先誣居寬等死。沒入其帑。以馬氏賜衛士。馬氏託狂疾。叫呼遺矢溺不可近。竟免侵迫。楊氏陰贖之。歸。遂削髮廬墓誓死不嫁。後桑葛敗。事得昭雪。而馬氏以無子。乞歸錢唐養其獨親。楊氏許之。日紡績給食。凡十有餘年。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瘍。或曰當迎醫。不爾且危。馬氏曰。吾楊氏寡婦也。寧死此疾。不可男子見。竟死。時年四十餘。嗚呼。節義於人大矣。一或執之不變。雖孱夫弱婦。使強悍之人。降心相下。何乃英聲壓世。而臨利害之頃。一失所守。無異禽犢。死等爾。不義而生。無寧義死。此烈丈夫之所以焜耀也。馬氏亦足稱哉。

張淳傳

元明善

張淳。樂師也。清州人。父德祿。始入樂籍。淳早孤。學軋箏。卽知求巧。既長。名貫京師。凡爲調曲。盡聲韻。玄妙入神。成一家藝。鉅公宴集。淳憂新聲。四坐爲傾。然非其意。不可召也。名在上所。爲管句。爲安和署丞矣。仁宗皇帝曲宴。淳必在一宴。一蒙贊。置玉宸樂院。特授奉訓大夫。玉宸判官。降玉宸院。爲儀鳳司。進淳階中順。遷儀鳳少卿。詔造軋箏。岳柱龍齏。及緣盡玉桐梓金錯之曲奏。遂以賜淳。加嘉議。爲卿甚悅。淳每有遇。賜辭厚。取薄。氣不盈而色懼。君子蓋有取於淳云。

贊曰。帝在位十年。天下治安。宰相無事以戚之。從容肆體而豫焉。淳也。質直厚和。無他緣飾。進其絕藝。賜之一顧。知音者謂唐軋軋箏以來。未必有淳之手。自足名世矣。嗚呼。先朝凡一賢人。必蒙超擢。不止淳也。

淳乎。其亦殊遇哉。

汴故宮記

楊 奐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吏宴于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概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祇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卽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湧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闕武殿。闕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祇門東曰尙食局。尙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

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尙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尙衣局。尙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祇肅門。祇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尙廐局。尙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尙食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尙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塔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

鄆國夫人殿記

楊 奐

祀天而不祀地。祭日而不祭月。是豈禮也哉。况聖人之教。始於夫婦。達於天下。不爾。父子君臣上下泯矣。前廟後寢。三代之定制。而吾夫子之祀。本用王者事。闕里之舊。有鄆國夫人殿久矣。由唐宋降及於金。號稱尤盛。貞祐之亂。掃地無餘。故老彷徨。莫不痛心。東平行臺嚴公忠濟。仰體朝廷尊師重道之意。以興廢補弊爲所務。經始於己酉八月。落成於壬子之七月。先是夫人之神座。生木芍藥一本。見者異之。明年修廟之令下。適造舟者犯我林廟。伐我民冢。珍材堆積如阜。聞公之至。盡委而去。乃命參佐王玉汝監修官兼攝祀事孔楸。召匠計之。僉曰。構正位則不足。營寢宮則有餘。衆志旣協。遂訖茲役。花之祥驗矣。而工食

塗飾之費不論也。夫神怪之不語固然，而有開必先之說，如之何其廢之也。夫人姓元官氏，宋女也。泗水侯鯉，息也。沂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爲中都宰，爲大司寇，攝行相事，夫人不以爲泰，畏於匡，拔樹於宋，削跡於衛，絕糧於陳，蔡夫人不以爲否，窮通出處，無一而不預，所以血食者，其斯乎。彼湘水之娥皇，郢城之姜姬，祠宇之顯者也。擬諸鄉邑子孫，每四仲之月，肅三獻之禮，歷千萬世而下，弗絕者，不有則矣乎。噫，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之道也。苟知其功而不知其道，則與事淫祠野廟等矣。吾恐神意一日不能安乎此，孰謂聖人安之邪。尙來者無忽。

平蠻記

陽 恪

大元受天明命，撫有萬方，自北而南，無思不服。至元十三年歲在丙子，先皇帝以神武不殺，混一江南，繼而湖廣寇盜嘯聚，起今平章政事行樞密院劉公奉旨徂征，削平僭叛，所至帖息，功績顯著，簡記御屏。黔中郡辰澧二州之界，有洞曰泊崖，蠻酋田萬填居之。萬填畏威內附，聖度海涵，命爲施溶知州。旣而恃險負固，扇誘諸蠻，與楠木洞孟再師、桑木溪魯萬丑等同惡相濟，竊出爲寇。歲在甲午，今天子龍飛，大頒赦宥，咸與維新，乃循習故態，不知改悔。於是復命劉公奉辭伐罪。公以是年秋九月，統率僉院峻木蘭暨諸翼萬戶至辰州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答刺罕奉旨調沿邊隘丁協力濟師，俾辰澧二郡總管府供給餽餉。公號召懷德府永順諸州酋長各率所部詣軍前聽調。又起集山、獠、猓、獠以爲嚮導，約束嚴明，部分整肅。先是上均州副萬戶田興祖諳熟蠻洞地，里山川形勢，公令畫圖以進，卽按圖指示諸軍所從道徑，命僉院峻木蘭萬戶闊脫忽都海牙拜藍馬繼祖從澧州武口道進，身率萬戶別里哥不花朵落觴倪全田

興祖從會溪施溶口入。捐金解衣。督勵將士。期會于施溶州。於是諸軍奮不顧身。人百其勇。十二月癸卯。破施溶楠木洞及諸蠻酋等。以獻。公以便宜行事。斬於軍門之外。飛章奏聞。元貞元年正月。奉旨省院併而爲一。卽軍中拜公湖廣等處平章政事。二月丙戌。振旅而還。公仍留田興祖總兵。搜捕餘黨。越明年春。魯萬丑首服于辰州。一方悉平。是役也。命帥得人。師出以律。皆朝廷委任之專。攻堅擣虛。執俘獻馘。皆元戎指授之功也。將校不敢有其功。而歸之於軍帥。軍帥不敢專其功。而歸之於天子。義當然也。昔韓退之作平淮西碑。其文曰。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既定淮蔡。四夷畢來。今蠻方底定。而西北窮邊部落。革心內附。豈非四夷畢來之效驗乎。辰州路主者。命僕記其事。將勒諸堅珉。以垂久遠。謹承命拜手而獻文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聖朝則之。建國紀年。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繼統體元。萬世永賴。黔中之北。有州施溶。旣降又叛。昏迷不恭。帝命劉公。聲罪致討。殲厥渠魁。執訊獲醜。辰山蒼蒼。江流湯湯。勒勳彝鼎。千載有光。我思古人。誰可爲比。伏波之後。一人而已。

書王貞言事

虞集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斤帖木兒。帖木兒不花。稱使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官。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樞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二人實來。赤斤帖木兒者。累朝黜不用。帖木兒不花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樞愀然嘆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遍告樞府大臣。及其幕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院官。親與名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別遣官吏將兵民。

守關隘。而遣使西出達今上潛邸。請早至大都。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未可知。而諸公之罪大矣。聞者震栗。是之。而不敢發也。聖上既行天誅。樞密院差貞從官長迎駕輿。和還至大都。中書召貞爲丞相。掾貞字吉爾。保定唐縣人。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也。順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巽懦。卒無以充其明。而狃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氣。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其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也。則有時有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採擇紀載云。

書邢氏賢行

吳澂

晉散騎侍郎賀喬妻于氏。養其夫仲兄賀羣之子。率爲子。乳哺鞠育。同於己生。使喬廣置側媵。後有妾子曰纂。于亦子之。今觀大同穆氏妻邢氏。子夫兄之子。與夫妾之子。恩勤備極。二事適相類。然于氏爲士大夫之妻。通經史。能文章。咸和五年。上表于朝。援引古今。辭義蔚然。以此婦人而有賢行。固其宜也。邢氏生長民間。非有見聞之益。數學之功也。而其賢不減於于。可不謂難能者哉。嗚呼。近世士大夫。不能正身以御家。縱其妻悍妬無道。無子而不肯子。兄弟之子。鉗制其夫。不令有妾。阻隔其妾。不令有子。卒至絕嗣。爲不祀之鬼者。吾見多矣。聞邢氏之風。獨不內愧於心乎。夫婦人無非無儀。豈欲善譽之聞於人。而君子樂稱邢氏之賢。亦將愧夫世之不賢者也。

序江漢先生死生

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隄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千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印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斲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旣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屣。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矣。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明之。游其門者。將百有餘人。多遠材。其閒。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旣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羅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鬪魑魅。徑林莽。以的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魂。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

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泣。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工獄

宋本

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官什伍其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爭。長曲不下。工遂絕不往來。半歲。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居。和解之。乃謹如初。暮醉散去。工婦淫。素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不得閒。是日以其醉於醴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榻。榻中空。蓋寒則以厝火者。迺啓榻。輒窺屍空中。空陋。割爲四五。始容焉。復覩故所。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榜掠不勝毒。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邱修佛事。哭盡哀。院詰長屍處。曰。棄壕中。責伍作二人案之。壕弗得。伍作本治喪者。民不得良死而訟者主之。是故常也。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甚急。二人者期十日得屍。不得答。既乃竟不得答。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答。終不得。而期益近。二人歎惋。循壕相語。答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犄角擠墮水中。縱驢去。懼狀不類。不敢輒出。又數受答。涉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吾夫死。乃爾若耶。取夫衣招魂。壕上脫筭珥具。棺葬之。獄遂成。院當長死。案上未報。可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過。宛然其所畜。奪而披視。血皮未燥。執懇於邑。亦以鞠訊。僭酷自誣。切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瘐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縛出狴犴。衆工隨而譟。若雷。雖皆憤其冤。而不能爲之明。環視無可奈何。長竟斬。衆工愈哀歎。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不知爲計。乃聚議。哀交鈔百定。處處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亦寂然無應者。初婦每修佛事。則丐者盈。至求供飯。一故偷。

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將盜它人家尙蚤，不可。既熟，婦門戶，乃閤中依其垣屋以須。迫鐘時，忽醉者踉蹌而入，醜而怒，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諱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榻下二歲餘矣。榻既不可火，又不敢楔治。吾夫尙不知腐盡以否。今乃虐我，歎息飲泣。偷立牖外，悉得之。默自賀曰：奚偷爲，明發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衆以其故，偷不肯，曰：必暴著，乃可。遂書合分支與偷。且俾衆遙隨我往。偷陽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丐敢爾。鄰居皆不平，偷將毆之。偷遽去。土榻席板，輒作欲擊鬪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償偷購，反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窮塚中死人，何從來。伍作款，擠何物，騎驢翁墮水。伍作誅，婦泊所私者，磔于市。先主長死吏，皆廢終身。官知水中翁，卽鄉瘞死者事。然以發之，則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冤竟不自。此延祐初事也。校官文謙甫以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者，婦與所私者止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殷也。解仇而伏歐刀，逃笞而得刀。伍作殺而工婦窆，負皮道中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此又轆轤而不可知者也。悲夫。

烏寶傳

高明

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尙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爲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污。善隨時舒卷，常自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爲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

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扁籛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婁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客於弘農田氏。田氏朴且齋，寶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爲事，寶甚厭之。鄰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爲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靜故也。然其爲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勢人，無不願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寶交。自寶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僞爲寶術，以善于時。後皆敗死，故寶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爲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術譽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寶。云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若存餘枝，鳴獲皆爲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寶而益著。寶裔本褚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秦士錄

宋 濂

鄭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紫稜，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人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

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衣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册呻吟也。秦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關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踏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猝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問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瘴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

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上。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亦失其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王冕傳

宋 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穢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何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祕書卿秦不花家。秦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爲。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俛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旣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

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傲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祕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旣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危孝子傳

宋 濂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爲郡學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卽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承孝先。不幸絀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春秋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卽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尪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斂衽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爲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耶。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尙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視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卽。得與失。又爲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爲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杜環小傳

宋 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常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問其平生所親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

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還。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七筯。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嘗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余交。

李疑傳

宋 濂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受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請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尙屬。日暝。未瞑。卽輿棄之。而散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尙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汎除明爽室。具牀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煮糜煉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漉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

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贐以貨，遣歸平陽。歌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得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爲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姍姍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宋九賢遺像記

宋 濂

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頤下豐腴，修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褰袖，緣以皁白，內服緣亦如之，白裳無緣，烏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整，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皁，緇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淡，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黃而淡，目有稜角，髯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顴，身頎然，有顴特然，其下

癯骨爽而神清。鬚長過頰。內服阜領。帽有翼圍之。袍緇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黃。鬚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癯。目峻。準直。鬚疏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而幅布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黑質。白絢。縷純。綦前微下。而張拱指露。袂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修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鬚少而疏。亦強半白。鼻與兩頰微黧。鬚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五在眉目傍。一在額外。一在唇下。鬚側耳微聳。毫生。竅前冠緇布冠。巾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卓綠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如溫公拱手立。舒而能恭。南軒張子。姿貌恢偉。眉目聳秀。白而潤。頰下少鬚。神采燦然。椰冠紗巾。道服青卓綠。繫以緇履。白坦懷。明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髭淺而□。有衣道服卓綠。冠幅巾。躡卓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京不可作矣。濂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于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蘭亭觴詠圖記

宋 濂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爲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絕。四面皆簾。簾半捲。旁周圍楯。中設方几。几上硯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從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爇鼎。鼎水

沸將淪湯。前一童傍闌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顧。一飛起波面。廁二鵝間。溪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置酒尊。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于溪。一童偃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艇。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大令王獻之。滂左執卷。回顧獻之。伸左手欲受卷。獻之襟袖半敞。左持卷。末授右執翰。凝視將塗。竄然。次畫散騎常侍鄧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滎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倚大帶間。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瑰。左持卷當膺。左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穎川庾友。王渙之。凝之袒兩肩。左手垂硯側。右手執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邱旄。袒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統。瑯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又兩手著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揩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輾轉軸之。凝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爛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斂衽危坐。若泊然。無所爲者。次畫穎川庾蘊。年甚老。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肅之困睡不可擘。一手撚紙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繞出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口□并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熾。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艇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

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鄴五官謝繹。王徽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壓臂。臂搔。將搔之。徽之左擎卷至額。右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揜袖至腕上。勢麤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張岑令華者。右執觴未飲。左撚髭。旁睨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卜迪。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諲。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迪半欹。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諲伸右足。左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袒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浮嗣。茂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偏。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垂柳。夾石橋。橋有扶闌。二童渡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戟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中者三十人。衣皆褻加紳。各地坐藉以方褥。或熊虎皮。硯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繫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風流之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于左尊右俎間。猶可卽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于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于圖畫中。亦足悲。

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惟辭章勞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尙得描貌之乎。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劉燾孫傳

王 禕

劉燾孫。字長吾。茶陵人。宋丞相沆之十四世孫。器貌環宏。有文學。後至元丙子。遊京師。以民間俊秀。用薦者。得自入國子爲弟子員。積分及優等。至正戊子。會試下第。以例署常寧州儒學正。壬辰。天下兵起。紅巾亂湖南。常寧陷。州長貳皆棄城遁。燾孫獨不去。因集民爲兵。有衆萬計。克復其州治。就以民兵守之。總兵者嘉其功。言燾孫當起陞。知其州事未報。其年冬。武岡洞獠寇常寧。於是常寧以糧匱援絕。復陷。燾孫乃率其餘衆。退保溫江原。結寨以爲固。已而紅巾有羅甲者。復來攻其寨。燾孫力與戰。以衆寡不敵。見執。燾孫有女。甲欲取之。使謂之曰。子吾女者。免若死。且必厚相遇。卽不予。死不可免。死後女終爲我有。若其圖之。燾孫大罵曰。賊狗奴。我天子諸生。受國名爵。義當死。報國死。吾所也。寧得以女子賊求活耶。我死卽吾女爲賊有。豈復顧哉。賊留之者五日。日以甘言誘之。燾孫不爲誑。絕不飲食。而罵聲不絕口。遂遇害。賊黨有義之者。以棺瘞之。州西門沙上。賊旣退。發棺重斂以葬。顏面如生。湖廣省臣及部使者。皆具其死事以聞。燾孫有同母兄畊孫。字存吾。至順庚午進士。仕爲寧國路總管府推官。至正乙未。長槍陷寧國。亦執節死之。

南宮生傳

高 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

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瓌怪。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上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醜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卽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目嚮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日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己。則面數之。無留怒。與人議論。蘄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蹶。多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開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闢一室。皮歷代法書。周彙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闕。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胡應炎傳

高 啟

胡應炎。字煥卿。常之晉陵人。宋樞密副使宿八世孫也。父聰。淮南節度計議官。咸淳中。應炎登進士第。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伯顏南伐。師次常境。知府王洙遁。朝廷以姚闡知府事。復命將軍王安節。都統劉師

勇將兵雜守之。閻等至，常見應炎喜曰：「君吾劇孟也，得君敵不足破矣。」署節度判官應炎歸告聰及兄應發弟應登曰：「吾家世受國恩，今戎馬在郊，王室將危，是吾立功之秋也。父老兄弟當奉以出避，吾身許國，不得復狗家矣。」聰應發並曰：「吾與汝雖父子兄弟，然於國則皆臣也。圖報之義，彼此同之。衆可臨難而獨免乎？」乃命應登侍母及護妻子出城。囑曰：「善避以存吾宗，不幸城亡，吾必死之。」今與汝訣矣。既應閻命，卽選民之壯勇者三千人，自將乘城爲閻畫曰：「吾州京師北門，不可失守。然城庫塹狹，兵皆市人，非素所撫循者。而北兵銳且衆，乘勝遠來，其鋒不可當，恐未易與戰也。宜樹木柵傅城，益調粟繕械爲守計。閻然之初，洙遁時，其客王虎臣盜郡卽自稱知府，詣伯顏軍門獻之。伯顏不知其詐，命還守常，而遣兵與俱。及城閻等已先至，不得入，反以民叛告。伯顏怒，命元帥唆都率步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炎與安節師勇分門出戰，各累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功上進，直祕閣。圍且久，元兵多傷斃。唆都請益師，伯顏遂以西城諸部兵來會攻，圍益急。餉援俱絕，唆都以柵堅不可拔，剽近野得婦人，剉乳煎膏沃其上，發火矢射之，火熾柵焚。又運機石擊樓堞，盡毀。食盡，唆都偵知之，遣使呼應炎語諭使投降。應炎罵之，且截紙縷置盂中，若湯餅狀者，以筯引示之曰：「吾食甚足，若欲得城，需金山長也。」金山長蓋諺語，謂無其期。唆都聞之曰：「能破城者金山長老也。」世呼寺主僧爲長老。故云。卽趣召金山僧至軍，問以攻城之策。僧不知爲計，周行視城曰：「是城龜形也，東南其首，西北其尾，攻尾則首愈縮。其法當攻首，從之。城遂陷。」師勇遁，閻安節死之。應炎率民兵巷戰，至孔子廟前，衆潰，猶手刃數人，力屈遂就擒。唆都讓之曰：「若卽嘗多殺吾將校者邪？」應炎曰：「吾將殺汝，何將校也？」恨力不及耳。唆都怒，腰斬之。時年二十七。兵入屠城，聰應發皆被殺。民匿溝中免者數人，余

爲兒童時聞父老言元兵取常時事甚悉及壯觀史多所未載豈蒐探有失而致然歟抑著作者有所諱避而弗錄歟或其事多繆悠初皆無有特好事者爲之說歟是皆不可知也每竊恨焉近遇胡黼江上聞爲余言其祖應炎死節始末與余昔所聞無異斯固足徵矣夫以虎臣之姦唆郡之慘與僧者妄言而幸中其事雖微猶不可使泯況應炎之忠烈毅然如是邪因掇其語作胡應炎傳以補史氏之闕云

書博難者事

高啓

博難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使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常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即誣守納己賂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難者遨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難者曰諾即入闕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難者直前摔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僕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難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摔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讎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

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整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滇南慟哭記

王紳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祿西川，屢請於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參見岷府，退謁藩闈。文武大臣及士人士友，並以情事爲告，聞者閱之，競爲咨訪。二十五日，有嬖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於佑聖宮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里麻、參政喻今、閻高、撫慰輩，尤所尊重。凡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爲之開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孽主遁逃朔漠者，遣侍郎脫脫自西番來，通耗索援。且劫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絕於我朝，乃匿先公於民間。脫脫聞之，諂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邪？」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尙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

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況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爲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夔人以此日爲節日，故久不忘也。諱曰：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淚。達里麻旣陳奠祭，左右具衣冠殮之以禮，卽日昇致地藏北漏澤園，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漏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日。紳別訪南關董金剛保以合其說，蓋以先公嘗主其家故也。金剛保亦引之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問市人競來至問，中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兄慶時爲元帥，故達里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略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濠邊，後引至歷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云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恟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知夫葬所者。因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越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於雲南府城隍里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前諱所盡哀題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味爽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統參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寬達里麻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曾有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卽命迎寬。三月十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里麻已使葬於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而不結邱壠。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犁鋤荇臻，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館於報國寺，後因賊脫脫至，遂移館於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册，達里麻

錄本藏於家。後併原藁不知何在。寬年高資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沅士鐳有年。近見宜梁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爲元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會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幕所惟鉉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卽來告。且爲書招鉉。十一日鉉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至兀兒朵東門外之百步。指羣塚千百而言曰。大略記在此處。而羣塚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羣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爲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迴。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殖。歸葬先壟。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何面目見先公於九泉下哉。蹀躞之餘。因忍死備記於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他。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削平矣。民庶思治矣。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

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燕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之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疏問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杖。瘐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於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嘆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旣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

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旣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我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詞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祕錄

李夢陽

初。今上即位。青宮舊閣等。日導上狗馬鷹兔。舞唱角抵。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而段敏黃偉。雖舊閣。以端慤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尙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淚數行下。以闔故而郎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奈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闕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易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翼日早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草。

具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閣也。剛厲而無阿。頗亦惡其閹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閹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人惴也。既入左掖行。吏部尙書許進首答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探動靜。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閣首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耳。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面韓公曰。此舉本由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阼。輒棄萬幾。遊宴無度。狎匿羣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哂而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薨然而退。蓋是日諸閹者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爾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頸有鐵裹之邪。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榮。詔竄南京。尋殺二人於途。已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輩詢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上前跪伏哭痛。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餒狗矣。上爲之動。而瑾輩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上狗馬鷹兔。岳常買獻之否。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旣而益復伏地哭痛。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兔。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

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於是詔瑾入司禮監。此其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健嘗椎案哭。謝亦齋齋訾訾罔休。獨李未開口。得懇留云。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殲宮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於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殮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爲諸浮圖。乃哀陵骨。雜馬牛枯骼。築自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真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邪。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爲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傾。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北。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臯羽。閩人。亦奇士云。

傳者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丘能瘞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非珏誰與。吾所以傳之。毋亦使其無傳焉。

書某節婦事

李東陽

南京有節婦某氏。年可二十。喪其夫。鞠二子以居。二子既長。俾事生業。不克辦。則日與爲游蕩。日以漸困。朝夕弗能繼。則相與爲矯虔。又弗繼。計無所於出。乃謀稱其母爲寡姊。求富商嫁之。給商曰。吾姊義不嫁。吾輩強之。然尚弗慊。必預具舟楫。俟其登。卽解纜以行。商從之。二子又給其母曰。吾父之存。貧不能自活。有一商者。賙卹之。以有今日。今其人。以家屬至此。幸一往謝之。婦不可戀之。至再。乃登舟。二子送人舟。一子先躍於岸。一繼之。而舟已遠數十步矣。婦呼其二子不應。方訝之。商曰。此汝二弟。謂汝已許嫁我。又何顧爲。婦始悟其給已也。卽解顏強笑語應之。私念有劉公廟者。京俗最信。以爲能禍福人。則謬曰。吾身已從子矣。無所復卹矣。惟吾夫之存。吾有誓。欲於茲廟有所報謝。幸爲我具雞酒。我願畢。當不至家而往。無遺憾矣。商從之。比至廟。婦把商袂呼於衆曰。兒子嚮母。此賊與通謀。諸保甲能爲我自之官乎。於是諸保甲忿而執之。又執其二子。皆伏法。予聞諸張都憲公實云。嗟夫。德義人心所同。若彼二囚者。其變也。婦之節固無俟論。顧其始覺也。若稍露稜節。必不見釋。身死無所惜。其何以泄忿鬱而暴其姦凶。顧一轉盼間。而念慮頓改。含苦茹憤。深自晦匿。不惟不喪其守。又卒伸其所欲爲。較之居常處故。熟思而素定者。其難尤甚。蓋有烈丈夫之風焉。世固有抱德執義。而淺見狹量。成其小而忘其大者。予未嘗不備責而痛惜之。

因錄其事以紀事變且告夫知好德者

鐵崖先生傳

貝瓊

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世爲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夢金駒自月墮於懷既寤生先生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爲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性弗顯易忘去梯轆轤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司令坐損鹽久不調遂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夜爲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修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預史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辨其詞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僞之名而論之也尙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者降昭烈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羣盜既

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一統也。則今日之修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誕怪。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於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疆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覷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其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與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爲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晁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

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爲遼，漢興而人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謂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吾無取其統焉。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與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按漢唐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涼德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長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故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乘其未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昔以靖康之後，爲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卽東漢西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爲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

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晷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邈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君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

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隔世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爲今日之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爲律吐詞爲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遺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爲厚恥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志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爲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概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爲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爲宋遼金正統辨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佞其君者爾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爲論辯出見者蹙之謂其正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遊吳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於家誨子弟八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爲江浙省參知政事惜其才欲薦於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穎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旣受代卽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九於建德九九敗後挈家歸錢唐艱難困踣嘯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覆書斥其所用之人

其略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以閣下之所爲。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爲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尙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而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況爲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爲閣下之親族姻黨者。無祿養之法。有奸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爲忠者。某人有託詐以爲直者。某人有飾貪虐以爲廉良者。閣下信佞爲忠。則臣有斬尙者。用矣。信詐爲直。則臣有趙高者。用矣。信貪虐爲廉良。則蹠躄者。進。隨夷者。退矣。又有某繡使。而拜虜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爲正人。養之爲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衆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未見其佞切。政病。規進閣下。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爲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爲閣下計者。少。而爲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釁闕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旣老且病。爵祿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羣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爲錢鏐。大伯可以爲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呼晚矣。東維子。蓋晚年所號也。衆惡其直。且目爲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達識帖木兒爲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徙松江。受業者益衆。雖武夫悍卒。識與不

識。皆知得其文爲重。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爲買地葬之。先生爲人。不尙峻絕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恆過其實。士以此感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旣破產。流落淞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爲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器。家隱三吳。屢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藉景軒。曰拄頰樓。其曰小蓬臺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鉞麗則遺音。及志序碑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鏡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庸文玩。鐵崖務鏟一代之陋。上追秦漢。雖詞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竅者。一人而已。湖南李祈評其所作曰。玉光劍氣。自不可掩。身屢誦而名益昌。良有以夫。仕止典市官。卒不得大用。噫。君子之所貴。又豈位也哉。

義士楊景和墳傳

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戩卒潛致其罪。逮捕拷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以重情。拷掠成獄。內外咸冤之。莫敢或發也。京城有楊

張弼

墳者。戊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爲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沙漠。廷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介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乃緩墳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墳佯諾之。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墳乃直述所言。皆由己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舉墳事爲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墳云。墳字景和。其先某處人。父爲漆工。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墳遂習之。而自出己見。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如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眞爛然。倭人見之。亦齮指稱歎。以爲不可及。蓋其天資敏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造妙。故其藝亦絕出古今也。旣不避權姦。爲此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以官者。不就。遂隱於藝。以自高。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無所爲。而爲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使雖公論。行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墳者。於彬無恩。於達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於行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高冠長裾。號稱科第人物者。乃低徊洩忍。甘爲之掃門捧溺。無所不至。而鬪然自得。誇謔於人。何利害之移人。乃如是其烈耶。聞墳之風。亦可少愧矣。予來京師。國子祭酒鄉先生陳汝同曰。墳真義士也。吾欲爲之作傳。先生沒而傳未作。弼故補之。不特爲墳計也。庶亦勵世之頑無恥者云。

愧齋先生傳

王鏊

愧齋先生陳姓名。字師召。福建莆田人。爲人古貌古心。於世故細碎米鹽筐篋。殊若無所輻尺。遇人無貴賤賢愚。輒傾盡。小事無不可。輒曰也罷。人戲稱爲也罷先生。又稱愧齋先生。居官三十餘年。頽然而已。胸中是非輕重。涇渭甚辨。與人交際。錙銖不爽。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結舌。以言爲諱。先生爲編修。上疏曰。竊見近年災異屢見。雨暘愆期。翰林論思之地。臣敢不竭其愚。臣觀春秋二時。陛下雖間御經筵。以講聖學。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者。引對便殿。少霽天威。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尙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軍中王徽。新舉人陳憲。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妖妄息。不報。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弔祭。翰林獨未之詣也。一日。徐侍讀瓊言於衆曰。時且如此。獨不得往乎。衆或應或默。先生忽奮然大怒。作而言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於是言者大沮。事遂已。汪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沒如鬼神。一日。有校士突入兵部郎中楊仕偉家。收縛仕偉。拷掠及其妻屬。衆駭莫敢闖。先生其隣也。登墉呵之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先生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讀陳某也。聞者爲之縮頸。劉文穆之起復也。先生自南京與書止之。文穆不悅。其後當路有缺。吏部擬先生。文穆輒沮之曰。某腐儒也。不可用。先生由進士爲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擢南京太常寺少卿。九年。乃進卿。云。先生爲文。典實有禮。致尤遂於經學。四方舉子。質經者填門塞坐。得一

語。人人各厭其意。中外顯仕。多出門下者。太史公曰。語有之。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信哉。余觀愧齋先生。平居恂恂。語若不出口。至其疏時事。叱邏卒。排衆議。何其壯也。於乎。其所謂篤行君子者乎。

中山狼傳

馬中錫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道前。鷹犬羅後。捷禽鶖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垂手登車。援烏號之弓。挾肅慎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遁。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足音鳴雷。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囊圖書。夙行失道。望塵驚悸。狼奄至。引首顧曰。先生豈有志於濟物哉。昔毛寶放龜而得渡。隋侯救蛇而獲珠。龜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苟延殘喘乎。異時倘得脫穎而出。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以效龜蛇之誠。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世卿。忤權貴。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之道。兼愛爲本。吾終當有以活汝。脫有禍。固所不辭也。乃出圖書。空囊囊。徐徐焉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恐窺尾。三納之而未克。徘徊容與。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先生果將揖遜救焚溺。而鳴鸞避寇盜邪。惟先生速圖。乃踞蹄四足。引繩而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蟬縮螻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內狼於囊。遂括囊口。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己而簡子至。求狼弗得。盛怒。拔劍斬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隄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於世。奔走遐方。自迷正途。又安能發狼蹤。以指示夫子之鷹犬也。然嘗聞之。大道以多歧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如是其馴也。尙以多歧而亡。狼非羊比。而中山之歧。可以亡羊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乎。況田獵虞人之所事也。君請問諸

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獨不知夫狼乎？性貪而狠，黨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又肯諱之而不言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令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遠，而作聲囊中曰：「先生可留意矣。」出我囊，解我縛，拔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咆哮謂先生曰：「適爲虞人逐，其來甚速。幸先生生我，我餒甚，餒不得食，亦終必亡而已。與其飢死道路，爲羣獸食，毋寧斃於虞人，以俎豆於貴家。」先生既墨者，摩頂放踵，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軀啖我，而全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引蔽驢後，便旋而走。狼終不得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拒，彼此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曰：「吾非固欲負汝，天生汝輩，固需吾輩食也。相持既久，日晷游移，先生竊念天色向晚，狼復羣至，吾死矣。」夫因給狼曰：「民俗事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問之，苟謂我可食，卽食，不可卽已。狼大喜，卽與偕行。踰時，道無人行，狼饑甚，望老木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有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木，具述始末。問曰：「若然，狼當食我邪？」木中轟轟有聲，謂先生曰：「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時，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至於今二十年矣。老圃食我，老圃之妻子食我，外至賓客，下至於僕，皆食我。又復鬻實於市，以規利於我，其有功於老圃甚巨。今老矣，不得斂華就實，賈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樗朽之材，桑榆之景，求免於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覬免乎？是固當食汝。」言下，狼復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三老，今值一杏，何遽見迫耶？復與偕行。狼愈急，望見老杏，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蠹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禽獸耳，更何問爲？狼

曰：第問之，不問將啞汝。先生不得已，揖老特，再述始末以問。牛皺眉瞪目，砥鼻張口，向先生曰：老杏之言，不謬矣。老特繭粟，少年時筋力頗健，老農賣一刀以易我，使我貳羣牛事南畝。既壯，羣牛日以老憊，凡事我都之。彼將馳驅，我伏田車，擇便途以急奔趨。彼將躬耕，我脫輻衡，走郊垆以關榛荆。老農親我，猶左右手。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倉庾仰我而實，我亦自諒，可得帷席之敝，如馬狗也。往年家儲無儋石，今麥收多十斛矣。往年窮居無顧藉，今掉臂行村社矣。往年塵扈罌，澗唇吻，盛酒瓦盆，半生未接，今醞黍稷，據尊壘，驕妻妾矣。往年衣衲褐，侶木石，手不知揖，心不知學，今侍兔園，戴笠子，腰韋帶，衣寬博矣。一絲一粟，皆我力也。顧欺我老弱，逐我郊野，酸風射眸，寒日弔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足攣而不可舉，皮毛具亡，瘡痍未瘥。老農之妻，妬且悍，朝夕進說曰：牛之一身，無廢物也。肉可脯，皮可鞣，骨角且切磔爲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礪以待跡，是觀之，是將不利於我。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彼無情，乃若是行將蒙禍，汝何德於狼，覬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閑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喜且愕，舍狼而前，拜跪啼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虞人所窘，求救於我，我實生之。今反欲啞我，力求不免。我又當死之，欲少延於片時，誓定時於三老。初逢老杏，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特，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豈天之未喪斯文也，敢乞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歛歔再三，以杖叩狼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儒謂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爲子必孝。又謂虎狼之父子，今汝背恩如是，則併父子亦無矣。乃厲聲曰：狼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曰：丈人知

其一未知其二。請懇之。願丈人垂聽。初先生救我時。束縛我足。閉我囊中。壓以詩書。我鞠躬不敢息。又憂詞以說簡子。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可不啞。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羿亦有罪焉。先生不平。具狀其囊狼憐惜之意。狼亦巧辯。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以執信也。試再囊之。吾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信足先生。先生復縛囊中。肩舉驢上。而狼未知之也。丈人附耳謂先生曰。有七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七。丈人目先生。使引七刺狼。先生曰。不害狼乎。丈人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從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於彼計則得。其如就死地何。先生其此類乎。仁陷於愚。固君子之所不與也。言已大笑。先生亦笑。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謝翱傳

胡翰

謝翱字皋羽。建寧人也。家故贏於財。父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徽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至句越。句越多閩閩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爲不及。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二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翱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歔歔流涕。晚愛陸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山黑。化爲朱鳥兮。有喙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惟

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翊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翊率其徒游焉。願卽此爲葬地。作許劍錄。及翊居錢塘。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潛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嬌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搢紳學者。問翊時事。未嘗不喟然爲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翊有晞髮集。鳳有嚴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翊集備焉。其詞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翊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胡義士墓表

胡翰

永康之魁山有義士焉。曰胡君元祚。其先建寧人也。宋宣和中。其遠祖志寧來爲邑。遂長子孫。至今居之。邑地西直婺。東抵處。處阻險而俗獷。山谷之間。竊發弄兵。積爲民患。及元之季。郡邑兵起。環處之境。皆盜區也。戍將石抹升之。督兵討之。勢猶不戢。至正乙未。縉雲蕩溪之寇。殷氏杜氏。啖羣兇以利。大入剽掠。橫殺不辜。元祚慨然曰。吾土皆王民。吾雖力不能爲國除賊。獨忍鄉井。罹其毒。束手視之耶。走白邑令爲防禦計。散家財。集少壯之丁。立保伍之法。大書其幟爲義兵。寇偵之。不敢輒犯。詐遣其徒來降。尋乃旁出抄

虞。擣邑。郭焚廬舍。會官兵至。元祚率衆助討之。寇退。兵駐邑中。頗恣睢。元祚叩軍門。白主帥。出旗樹于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如約。而元祚具酒肉禮其至者。如初。鄉民安堵。令嘉其能。檄所部團結。悉如其法。上其名于憲府。憲府嘉之。署曰。義士胡某。俾與方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至者不敢越鯉溪而西。時太平呂原明軍方巖。致書元祚曰。東南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能杜其不至乎。曷若去難就易。於計萬全也。元祚曰。吾衆以義合。將以排難存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耶。益厲衆固守。聞賊至。山砦之民受圍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德。元祚大破之。逐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于前倉。又破之。賊數戰不利。明日乃盡勒其衆。問道出方巖。與呂原明戰。巖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歿于陣。又明日。賊復至。與元祚遇于古田。元祚盡銳以戰。顧謂允中曰。賊衆我寡。惟死鬪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歿于陣。元祚自分不獨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之。至正十七年二月二十二也。邑令野速達聞其死。輒泣曰。吾爲天子命吏。不能贏股肱效尺寸功。而元祚起畎畝。不費官一粟。不取民一錢。合鄉兵而贍之。屢與賊搏。雖斃于蜂蟻之衆。不少挫其氣。吾屬愧之矣。其可使君之志。不白于當世乎。具疏其事以聞。報未下。明年王師克婺城。永康內附。又十有一年。朝廷修元史。凡忠臣義士。於法得立傳。予欲取其事載之。無以究極其詳。又八年。予至永康。見其子裕。問君所以致死。裕哀形于色。爲予言其先人之沒。裕不能援而與之俱。嘗圖其不朽。有韓先生循仁之狀。宋先生濂之銘。在予讀而悲其不幸。然未嘗不壯其爲人。當寇發難時。巨族寒賤。男女扶攜走道上。以脫一旦之命。不顧宗祏。棄骨肉者。里相比也。將士盡地自守。玩愒以養寇。畏縮爲持重。不能展手足者。郡相望也。計其人怖死不暇。惡肯抗必死之寇。以不

賢之軀。而君亦何樂而爲之。無乃輕用其身哉。天下大義。蓋有重於身者。人不察也。叛逆之寇。義所不容也。吾討之。義不容已也。不幸而死。固其所也。君既死。而懷利計私者。苟免。宜若得志。由今視之。果能保其祿位乎。享其富貴乎。就令有之。泯焉無聞者多矣。若君之所樹立。聞其風者。莫不惜而慕之。大義之在人。心如此。百世之下。有生氣矣。君得年四十。有八。娶章氏。繼趙氏。子四人。趙出也。長卽裕。次楔。次祏。次禔。子既多。君之義。又愛其子之能孝。故撫其大節。俾揭而表諸墓。亦史氏之遺意云。

孝烈婦唐貴梅傳

楊慎

烈婦姓唐者。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虛拘哉。乃密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命而汙吾姑。非孝也。乃夕易桂襦。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知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吾言。又得金帛。且享權樂。今定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賊。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爲墮淚。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於府官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慎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於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

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跼

新都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恆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復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饑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夔之偏方事機旣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外仇賊自相乘機怯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能感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旣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惟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取細石爲之凡八行二十四範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

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眾篆鏤燕然銘石，藪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藪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往來者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詞，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向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錢可大傳

梁 潛

可大名英，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悟，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州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五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槍不死，縛之。可大聞，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其姑縛。張氏既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嗟乎！變故倉卒之際，而憤然求死以全生者，若素約然，何其悲也。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凡三薦，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

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豈多見也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於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使僉事云

一峯先生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彥正吉之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旣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琪故事奏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敢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府船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效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弗受客晨至留其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卽放遣之不復問予

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倘所謂豪傑非歟。

董癡傳

葛芝

董癡者。開封人。忘其名。曾應武科中式。人亦呼爲董武舉。爲人落拓好飲酒。醉後向人言禍福。多奇中。常州薛君案。以郎官出守開封。開封貴人有在京師者。出餞之郊外。臨別執薛君手曰。董武舉雖癡。其言禍福多奇中。不可忘也。薛君至開封。以禮延致。然特以京師貴人之言。未之奇也。居五年。薛君以病罷守去。董癡追送至河干。曰。公能以禮待某。然揣公意。固以庸人畜之。未能深知某也。某有片紙奉公。別後幸屏人密視之。遂去。薛君亦置其書不省。一日飲酒歡甚。忽憶之。引燭取視。惟書曰。後二年開封破。又二年北京破。又一年南京破。此十八字而已。時崇禎庚辰歲也。薛君大驚。卽燭上燒之。無何開封破。如其言。薛君固已奇之矣。客有自開封逃至吳者。薛君坐而問之。且曰。董武舉近若何。客曰。董武舉未破城前數月。忽飲酒大醉。周行市中。見市中人輒語曰。董癡今日死。諸君盍來觀乎。然諸君他日死。亦當如董癡也。遂躍入河中死。而開封之破也。實以援師引黃河水自蔽。賊因盜決水灌城中。城遂陷。死於水者數萬人。繼而兩京相繼破。皆如董癡言。嗚呼異哉。

葛子曰。丁酉歲予與薛君相遇於鄧尉山。薛君向予道如此。自高皇帝之興時。則有若周顛鐵冠道人冷

謙之屬。逞幻化於一時。以是知帝王崛起。非獨公卿師武臣之力也。鬼神且幽贊焉。若董癡者。亦豈其人與。然彼皆當國家之鼎盛。而董獨見其敗亡也。彼游方之外者。亦各有其時哉。悲夫。

東遊紀異

董玘

正德庚午六月乙巳。予與南安黃子晨出遊。循玉河而東。見車馬旁午。由夾道直趨東華。東華者天子之禁門也。外多富人居。予二人私訝遊者之衆也。乃連騎蹠其後。是日微露濡衣。黃子笑曰。詩所謂畏行多露。殆不其然。予曰。彼女子也。丈夫而畏濡乎。俄頃霧四塞。咫尺不辨人馬。行半里許。失所謂東華者。陰風襲人。鬼魅交道。予愕曰。此非人居也。胡爲有是。念已不得歸路。復前行十餘步。見一巨室。棟宇宏麗。金碧交映。方凝視焉。忽羣狐躍出。若將邀予二人入者。卽却走欲避。疑已爲羣狐所持。予乃喟曰。霧雖不吾濡。然誤予者非霧也耶。遂隨狐入。及門。門者狐。狐人語曰。錦衣不可以入吾舍。不得已復易素衣而進。及堂。堂者狐。狐拱而前。若與人揖遜狀。及至。則見數十狐。呀環一狐而號。予微聞旁立者曰。是老狐今斃矣。老狐常人形出遊。見衣冠者流。生有居。死有藏。有慶弔之禮。習而歸。欲以教羣狐。其斃也。號曰。若屬毋以狐死我也。於是羣狐相與謀。以人禮喪之。然而狐也。卒莫幸弔焉。有白額虎。是穴之長也。電目而深居。好噬人。不食獸類。上帝命之掌百獸焉。羣狐乃相與訴於虎。虎怒曰。彼薄吾獸類耶。於是不狐弔者。輒噬之。乃今弔者如市焉。若已誤入。速與狐爲禮。不者虎且噬汝。予二人方驚駭。未信。俄見旅進旅退。繩繩然來者。盡衣冠流也。拜起左右。咸與狐爲禮。黃子顧予曰。畏狐耶。畏虎耶。始悟前所見遊者。盡狐客也。將退。一狐捧盤帛階下。招曰。弔客前。弔者趨而前。人問姓名曰。某某。若將以白於虎者。於是諸弔者亦忘其爲狐。

也。受帛而出。皆有德色。予二人益憤惋。然業已入狐穴中。亡可誰何。久之得與諸弔者偕出。求得故道而歸。抵舍則天欲暝矣。噫嘻可怪哉。可怪哉。世其有是耶。彼深山窮谷魑魅罔象之所遊。虎豹狐狸之出入。乃其所也。禁門之側。胡爲而有之焉。且彼狐。狐也。求與人爲禮。吾人人也。而與狐爲禮耶。豈非霧塞晝冥。而虎與狐也。乘時跳梁。如傳所謂禽獸逼人。蹄跡交中國者。固其類也。不然。太陽在上。雖深山窮谷之中。彼虎與狐也。亦且隱伏而不敢出。矧禁門之側耶。噫。是吾遊之非其時也。而又何怪耶。越數夕。積霧開。初日旭。黃子復邀予往過焉。則狐穴隱滅。居民如故。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尚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卽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巖崕。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卽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闐發。山谷響應。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檢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卽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淋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旣莫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

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淋院尚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礪。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卻顧反走。顛仆枕籍。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崖壑。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淋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渡二關。犯虎穴。雖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爲後戒。

躡盜

何景明

躡盜者一足躡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樓上。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賫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賫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躡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果私語曰。賫重矣。我二人分之。則有餘。彼出則必多取。是厲我也。不如置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躡盜稱善偷。乃爲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歡喜不知躡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躡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櫃出大聲曰。盜劫我。二盜遑訝。遁去。躡盜顧乃得全賫歸。

阿留傳

陸容

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癡。狀無狀。而元素終畜之。嘗使執灑掃。終朝連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帚於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爲。元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必曰。短而肥者。瘦而髯者。美容姿者。龍鍾而曳杖者。後度不悉記。則闔門拒之。家蓄古尊彝鼎敦數物。客至出陳之。留伺客退。竊叩之曰。是非銅乎。何黯黑若是也。走取沙石。就水磨滌之。矮榻缺一足。使留斷木之歧生者爲之。

持斧鋸歷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焉。家人爲之闕然。舍前植新柳數株。元素恐爲鄰兒所撼。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收而藏之。其可笑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曰。汝能爲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爲之。濃澹參亭。一如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任之。終其身不棄焉。傳者曰。樗櫟不材。薪者弗棄。砂石至惡。玉人賴焉。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於物者。獨無可取乎。阿留癡默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實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爲造命者所知。遲鈍疏闊者。又不爲所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之。於戲。今之士胡不幸而獨留之幸哉。

二孝子傳

王叔英

予在衆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爲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訴於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歎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卸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爲變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爲守。當再嫁耳。慎勿嫁軍人。農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語時當深慙上。謂夫曰。汝尙未知吾志乎。遂投於壘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疇視其夫河橋上。夫旣死。卽自投。

於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盡沒於官。婦人則當給官爲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生。況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予欲各爲之傳，以傳於世。旣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輒不得錄。以予一人所聞如是，則予之所不聞者，可勝道哉？予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者，蓋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予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錄耶？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耶？予固不得而深辨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予於同邑得一人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陳圭字錫玄，台州黃巖人也。其父叔弘，與其鄉人多仇。圭常諫之，後其仇人以賊告叔弘，罪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罪於圭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頃之刑部尙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歎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真猶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須役嚴，令償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

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慘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詞於通政司。通政司爲陳於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得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士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己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嗚呼。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崔鑑傳

吳桂芳

上二十四年九月。予自雲南都來董狂聽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激義。請於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予親訊其事。壯其志。爲作傳焉。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數諫止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餘一年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牀淚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婦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矣。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之。語畢。卽潛入窺下。挾刀以出。躡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口且訾王。鑑從傍拔刀刺其左脅。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無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在。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

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迺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爲母冒辟情可矜恤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予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盡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刀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記任公事蹟

劉鳳

任公名環字應乾山西長治人也。以世宗二十三年進士。又九年爲蘇郡丞。倜儻弘諒廉武仁恕。其蒞事皆以衷誠篤之。不以市名人謂煦煦專爲惠。公蓋任心而行。明年爲壬子閏三月始以倭警聞。時承平久。兵猝起。遠近震駭。公率衆禦之。寶山洋衛尉張治以甲士五十前鋒。殺賊一人。或橫刺之。墜衆潰走。公叱止之。不得曰。士未訓。固不可責以死。明日又出。獨前搏賊。賊愕不敢動。相守數日。潛遁去。追之不及。四月。又犯太倉。蔡中丞亟奔命。然士望風走。乃入城守。適有飛語。蔡遂如蘇。檄公討之。付兵三百。皆新募。公以必死無旋踵。不人與家人訣。爲書付之而行。親介冑臨陣。士以公激之。無敢不從。特賊鋒銳甚。勢不敵。屢戰。嘗縮然。賊亦憚不敢肆。公躡之。隨所向設拒。敵衣芒屨。與士雜行。濡雨際昏黑。無休舍。依草間齧糲飲水。同勞苦。且喻勉以古義烈事。故士遂歸心。與公死生之矣。賊潛出沒。公夜追之。出其前後。宰夫佩欲免。

公嘗衣公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公嘗墮溝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士始跡得。又遇之。矢蝟集。士以死捍。公亦被傷。士昇之。趨濱水。梁已撤丈餘。躍而過。迫急。佩留禦之。死焉。乃免。公已求得其元。爲流涕。親酌之。屬公疾。猶強力起。巡壘。衆憐公壯氣。或上其狀。使者檄公歸郡。七月。賊蕭顯等陷上海。自吳淞出洋中。弋船要之。不得前。以五百人據南沙。又檄公率解明道兵往擊。適新寇至。衆盛。相與守之。至十二月。命將湯克寬來討。湯雖世將。驕敵。士僑士又不相中。驅之入賊伏中而敗。失亡千人。公恨湯不足與計。獨率所領。堅壁斷其歸道。至除夕。公謁賀歸。賊乃俟間突圍逸。明年癸丑。五日。薄嘉定城下。值浙使者命裨將盧鏜赴援。公亦以前功遷秩領憲。監四郡兵事。與鏜夾攻。以舉燧爲約。賊出掠歸。四面進。士殊死。縱火。噓之。賊奔。慮士以費戀。不盡力。舉焚其重。追至青村。賊入保壘。計可必取。會大雨。又得豕突去。上海攻圍急。公以輕縱三百及僧八十人跡之。擊敗之。五里橋習家墳。又會鏜襲其大巢。破之。別屯他所者。公皆分遣掩之。而自與董公邦政及克寬會華亭。設覆敗賊城下。賊乃遁之浙。已而賊遍內地。公跳驅至常熟。與其尹設櫓械。備其衝。潛出兵禦却之。又以兵援崑山。而身間行抵太倉。則毛家葛隆諸屯賊。皆會集。傳於城。三面治攻具。有必剪屠意。除道覘望。羣醜坐甲。斷遏聲援。以百夫門焉。衝梯隧道。肉薄而登。公率死士飛刃斫之。連發縱碎其首。矢石交下。相殺傷甚衆。又絕兵下突。而前賊氣奪。委棄塗地。走。始謂我易與。城可旦夕拔。至是始畏恐。不敢緣我堞。六月。賊三支自柘林分道逼郡城。時青兵連戰。頗斬獲。旣梁鳳以真義兵覆沒。長兵利鍛。皆爲賊得。藉以攻我。督將萬表。又遇之敗。失亡狼籍。勢遂大張。民逃遁無所。號呼震野。焚掠慘不可勝。門不敢啓。擁塞蹂踐。乘陴者望之而歎。攀緣上者。又絕絕而墮。公適還自真義。曰。奈何坐。

視之。縱有覘諜。我在何患。身自出辟門。令男女以列進。且察之。賊間竊人。卽縛訊。駭以爲神。累日所活。蓋數萬人。復以解明道兵出。疾力戰。賊退入太湖。吳江兵用舡艦邀之。乃棄所獲餌我。因得逸。由平望去。公又以功進秩參藩。復視事。甲寅正月。賊陷崇德。復山平望入。公以沙上兵列沮洳。欲截之。不克。會吳江守已固。遂去。四日。柘林賊復犯縣境。按使者周公如斗。移檄公合幕府調集彭氏苗夷及守林公懋舉。督俞大猷等諸軍夾擊之。盛墩斬三千級。又合承熊公椿等擊之。泖湖斬七十三級。賊始大挫。五月。又一支突至。郡分爲二。一從陸抄掠。一入太湖。公追之急。賊漫入川瀆。恣其忿。然爲我所阨。不得逞。由常熟去。在柘林者復來陸涇。幕府又移公合諸師搗之。戰始交。獲其舟三。明日。賊復揚帆直上。公以夷兵鏖之。壩上。自辰至申。賊披靡。斬首八百。幾殲焉。六月。餘賊二千。又自崑山至郡城下。公以解明道兵與戰。敗之。又有至平望者。公急往。據盛墩乘之。浙兵亦至。賊遂絕跡去。而公以奉諱亟徒跣歸。居喪摧毀過甚。又以前奮不顧身。蒙犯矢刃。傷痍遍體。疾大作。亡何卒。郡人聞而巷哭。私相與俎豆之者衆。使者乃上其狀。得請爲祠。郡內額以褒忠。歲時祀。守親蒞。夫以公聲烈。卽質之典制。勞定國。死勤事。捍當禦患。皆兼有之矣。嘗聞公居家孝友。發自天性。遇家人極義恩。嫺戚黨族。無不敦恤。至行孚備。卽自喪其親而毀。迄不自全。以不逮養爲感。則其誠仁可知。一旦起儒生。當事變。惟忠國衛民。安全之圖。危忘死。盡節官下。此豈有意富貴。含不貲之重。竊冀非望耶。誠激以大義。厲死綬之志。雖得全。亦非始所料。將帥之臣。平居自詭立功名。及與公赴敵。皆失措。色死灰矣。公勇氣百倍。從容麾之。則豈常情所能。儻厲哉。若城下之役。開門延敵。則城社與百萬衆繫之。公決策納外入者。膽智絕人遠矣。余時親見傷殘者。慄不安。公出涕拊接。親爲裹創。士卒

最下者皆與通飲食。古稱不乘騎。不張蓋。投醪分少絕甘。士不就頓。不先休。公特不足言也。其功在國社。名在簡竹。思在東南諸郡邑。而蘇尤被公澤深。余與公同推擇爲吏。凡禦寇始卒。又親所睹記。并得之所傳聞。亦甚核。閱二十餘年。爲萬曆甲戌蜡。直載之書。不以文。

阿寄傳

田汝成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藜藿。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蔽緇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楛。否且德色也。迺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鬻人。撫髻種。而株守薄業。戶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乃肯畢心殫力。昌振鐵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常所可及哉。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睨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卽縉紳讀書明理達義者。何以加此。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荆溪有二人。髻髻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宴安。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豔。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甚。盍圖濟乎。窶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賄。乏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耶。窶感謝。富子卽具舟費。并載其豔者。以去。抵山。又謂言。吾故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焉。計也。窶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胼胝碎破。血出被蹀踵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鉞斫之。隕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豔者。若夫君嚼於虎矣。若之何。婦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爲。吾試同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嚼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順塗而哭。忽見一人步於傍。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其夫鬼與。夫亦疑妻當爲賊收矣。何尙獨存哉。旣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攜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也。於是更悲而慙。哭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收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書二館人事

王世貞

余守比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環館人事。奇之。兵憲始承吳時也。倭暴至。臺檄承以鄉兵五百。徼之。兵故市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鳥散走。而承方獨身從親信。抵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溝來擊。承館人挾抱。承上馬。承上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槍。手不舍。竟死。承以問得逸去。余使三輔。遇韓戶部叔陽。亦稱其館人云。始韓以金華令入覲。過淮陰。改陸車。麟麟從冰上行也。已冰薄。車破之。韓與館人俱溺焉。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會榜有施繩。鈎下救者。緝且及。館人號曰。左被髮而溺。爲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緝鈎。令起。宛轉問。竟失館人弗及矣。余聞而悲其事。問二人姓名。俱不得。以爲恨於乎。士居平。誦說詩書。信眉目。掀鼻昂頰。鼓掌稱仗節者。何限。一旦事起。而抱首鼠竄相接也。恩至則許人以死。過則倍之。非其初許謬也。亦死生之際深矣。夫二館人。鄙人耳。豈有師友講議之素。其死亦豈遂以是爲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夫達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不爲徒死哉。

書應生事

王世貞

仲芳旣已杖朝堂。則從四期門。鷓夷裹來。血涔涔下也。吏士目攝。亡得問誰何。諸稍熟仲芳者。揜鼻自引匿去。而故下獄。尙書當仲芳迷罔不道死。尙書坐輕贖矣。曹郎坐亡奉行。謫矣。獄吏一二緣大臣指。謾罵曰。嘻。而不治職。方氏卽爲迺公治鬼室。仲芳所止獄舍卑甚。又久雨。蛙黽分枕席。而臥久之。應生乃當視獄。從血肉中辨仲芳。別築室。醫藥勞問相踵。始仲芳以杖瘡甚。左脚短三寸。印印距虛然。病大汗。小愈。已得改室燥。遂愈。王侍郎者吉人。不欲言其名。與大臣有連。微聞之。悲謂何用我爲。且纍纍嘗元宰。若嘗敵。

奈何。卽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哉。風尙書求其主。尙書心知爲應生也。難之。或謂生且遜謝。亡有生。喟然曰。夫夫也。豈其以余非人者。益旦夕候仲芳自如。移年期滿。當請報生走尙書所絮語。公力爭之。可得也。毋令天下有以詈廷尉絮法。日數反尙書熟計。主上自管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謂我速死者。謝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救。亦竟念其事乃已。語余天其殆者私仲芳。不爾。左脚亡遂短。而大臣畏搖衆。詭云吾不敢以身益主上過。毋恐。然飛語上矣。報論死。仲芳且死。屬家人藏余血三歲。而碧者卽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雜記

申時行

萬曆丁亥秋。江南稍熟。臨穫時。淋淫不止。漕船蟻集水次。使者刻期督趨。民輸輓倉卒。米皆濕潤。已入艘。經月。管倉部臣不肯受輸。欲却回抵易。漕卒洶洶。余謂石司徒。江南歲輸。止有此數。無可易者。勢必責民間賠補。是一歲而責兩歲之輸。民力何堪。恐急則生變矣。以愚論。當權宜措畫。往時漕糧入倉。京師十七通州十三。恐京軍以米色惡。譁不可制。宜小爲變通。以十三輸京師。餘皆流之通倉可也。故事。出放以廩。經爲次第。今歲稍更月日。則不可復食。強授之。恐生他端。不若隨到隨發。廩經且可勿拘。令下諸軍。猶有難色。司徒急索釜餽。對衆炊飯。皆可食。諸軍以次支給。寂無譁者。是舉也。江南免責償之苦。國儲不至朽腐。軍不至鼓譟。處置似爲得宜。未可與拘方者道也。

川貴土司首安氏。次楊氏。皆以兵力盛強。蓄積富厚。相雄長。諸土司皆憚之。安氏在嘉隆間。小有反側。朝廷下詔切責。第令服罪削職。取羈縻而已。惟楊氏世稱恭順。而應龍稍桀黠。自其祖父時。頗招納內地遊

俠及犯罪逋竄者爲之羽翼腹心。凡七家皆有室廬田產。長子孫成大姓。應龍心惡之。既襲職。皆擯不用。更虐使之。或加誅戮。七姓咸怨。率逃入五司中。五司故隸播州。而諸長官怨應龍特甚。七姓者復從中慫恿。乃數奏應龍罪惡。部覆行兩臺會勘。兩臺所委府佐及兩司首領。皆以土官爲奇貨。多所需索。數以計困之。嘗期以某日入境候勘。應龍如期至。委官故遷延不行。度應龍且去。則猝至以跋扈不服罪之。必得重賂乃已。以故應龍每赴勘。若就刑。儻然兩省有徵調。朝奉檄而夕發兵。毋敢後時。未有不臣之迹也。時貴州撫臣喜事者入五司。庸愬欲用兵。偕按臣以疏請。余力止之。謂應龍雖殘虐。但行於所部。未有逆節於朝廷。祖宗朝從來羈縻。不以漢法治也。部中遂寢其奏。久之。蜀撫以他事檄召應龍。下之獄。獄吏卒備加窘辱。取索不訖。應龍大恚恨。會東征事起。石司馬請釋應龍。令帥所部兵立功自贖。旣而罷之。撫臣復召應龍就獄。辭不至。乃遣兵深入逮捕。應龍據險拒敵。殺傷官兵甚衆。尋攻破綦江。勢甚猖獗。詔發三省兵。及調旁近土司討之。復添設撫臣。開府辰沅。加蜀撫總督軍務。踰年。遂平播州。設遵義府。然三省財力。耗費以巨億計。楚蜀之間。繹騷甚矣。向使委官不索賄。應龍不繫獄。調必赴。召必來。何至稱兵叛逆乎。挑釁起禍。必有任其責者。故好事喜功。窮兵殫財。非國家之利。已事可永鑒也。

京東諸州縣多卑窪。沮洳彌望。或云可開水田。如江南耕耨法。歲收自倍。而徐尙寶貞明主其說。具在潞水客談。余深是之。乃請上旨。下近京郡縣。酌量修舉。以尙寶兼憲職。董其事。尙寶從河間經始。工費無所出。至令人募化。築堤捍水。頗有緒。乃之薊州。招南兵之習農者。使畫地耕作。仍給之餉。一時農兵大集。墾田以億計。畝收一鍾。撫臣及司道方次第開報。而北人官京師者。倡言水田旣成。則必倣江南起稅。是嫁

禍也。乃從中撓之。御史王之棟疏請罷役。而中官在左右者多北人。爭言不便。會朝畢。上召余及同官於皇極門。諭以水田當罷。余對言高田宜黍麥。下田宜稷稻。今民間遊惰。下田俱棄不耕。故議開墾。非盡廢已熟之田也。上云荒田可開。水田不可做。余退而上疏。極陳利便。而上意不回。遂切責尙寶以擾民。而初議盡格矣。彼中開墾已成。收穫甚富。一聞詔下。盡毀堤岸。斥爲閒田。垂成而廢。良可惜也。余歸已二十年。鄉人北來者云京東稻田頗廣。自黎輒輸京師供上用。其直減於往時。蓋農兵自行開墾。不關有司。而人亦無撓之者。乃知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甚矣夫任事之難也。

內臣張維者好文雅。能詩。上愛任之。呼爲秀才。命掌兵仗局。駕常幸局。觀兵器。偶玩弄之。維奏言兵器非至尊所宜操。上笑而止。因令內臣勝兵者咸肄習之。或言先朝有內教場。以歲時演習武備。蓋指武宗時也。上欣然舉行。乃摘選內豎二千。分班操練。每以五鼓從東華門入。及晨而散。闈臣以爲言。主上令傳諭不久當罷。主事董基言極剴切。上怒。謫外任。闈臣深以爲憂。乃因文書房傳語司禮諸大璫云。此事關係禁廷。諸人皆撰甲荷戈。未明入內。設姦人竄入其中。爲害叵測。卽有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得入。吾輩大臣束手無計。此皆公等剝膚之患也。諸璫皆竦然。乘間力奏。上乃命撤止。使外廷諍之。未必便回上心。乃知顯諫不若潛移爲妙也。

書富林二曹先生遺事

馮時可

曹定菴先生。華定富林人。初名節。惡其類於漢常侍也。遂以字行。名時中。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所居山麓。產有瑞芝。時人皆以爲孝感。服除。復補浙江累官副使。與當事

者議相左。卽拂衣歸。年甫餘六十人。詰其故。答曰。吾有采蓴舟。不能忘爾。抵家閉戶掃軌。甘貧自守。鄰有悍生。怒先生魁岸。以壘書先生名於牛後。向其僮而肆詈。欲以激先生也。僮歸以告。先生徐曰。是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先生每日小遷。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於是修尺一。若爲候者。而中則痛詆極毀。伺先生出時。令人直入。跪上之。先生不手曰。若休矣。候吾僮來。旣而從者至。命取火燔之。曰。知若主於我無慰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聊自解耳。生媿而止。貴公子某者。挾妓遊天馬山。鼓吹而過先生門。先生使人召而撈以檀楚。教之曰。若父居官。躬素絲之節。而若敢肆淫如是。吾於若大父行也。不戒若。是不子若也。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貴公子自是不復敢出。折節爲恭矣。先生初以定名菴。旣又愛唐人青山宜晚眺之句。而富林爲九山窟。則別號曰宜晚居士。春秋旣高。守道彌篤。大司空見素林公舉以自代。不報。年八十時。作壽藏於玉屏之邱。每日殮罷。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之初。我復於初。無不適矣。壽九十餘。無疾而終。終時有紫雲自天而降。繞戶良久。人以爲仙去。兄名景。舉景泰甲戌進士。性甚淳實。有僕竊其金爲平康之遊。則囊枵然矣。公怒甚。往訟於比部郎。郎追妓至。痛撈之。妓怨。反訟公。以是罷不敘。英廟復位。有白公冤者。而公名偶同。皇帝年號。又景皇帝時所舉士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驗。憾公者。誣焉。上問曰。必若人也。爲我廢耳。詔逮至京。緹騎疾馳入郡。時守某公同年也。素高公誼。竭貲賂焉。已同使者抵公門。請先入。入則泣而語之。故曰。子亡若何。吾爲任罪。公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詣司隸。拷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獄。至冬朝讞。有擊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日者小人有母。今亡矣。吾爲吾母

而負吾君今又以負他人吾何面目立於天地耶請就法訊之則故中書某耳公乃得釋而肢體已廢復歸富林以詞翰自老時人稱曰富林二曹一時人豪

王義士芳傳

張榕

王義士者蘇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別號南園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瞿曇書故殺之物不食卽遇一螻亦存悲濟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思賢公被逮裹糧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畀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焉簿尋褫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鸚鵡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歎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飢飽寒燠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生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不祥也晨興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藉市盜佞躬爲滌除旁觀者不堪無厭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果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舁易輕舸欲就姑蘇名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南園曰生平心事百不申一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柩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月二十有三日也雙眸炯然南園曰古今旦暮孰爲彭殤仲津達人而怛化耶摩其匪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毋戚戚爾生喉間砉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邱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計其外舅華晴峰轉告乃父汝登躑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南園挈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

噴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

邊城

魏澹

張七澤憲副。言有邊城者。餘姚人。有神力。而貌么。靡。狂。悻。若不勝衣者。王文成公討思田八寨時。攜之俱西。使入諸峒中。窺動靜形勢。扮一丐者。往猥辱。檻。嶮。峒人不知也。具悉知諸夷出沒。及山川阨塞。道路險隘。多出其力。已敍功。文成欲官之。城不願。文成亦謂其福薄。聽之。犒之。亦未嘗多取。文成歿。不知所終。初。城自負其力。裹糧之塞上。求自效。人莫之奇也。歸至江滸。見有向江中慟哭者。問之。曰。予官某縣簿。攜家歸里。江上遇巨盜。妻女婢妾。及所有俱空矣。城故習知海上事。因謂曰。第得一小舟。當爲汝取之。其人亦駕一舟。隨之去。至某港。城詢知盜舟所在。而盜故乘巨艇。方烹羊豕。治具。欲妻其女。城從艇外呼不止。盜問呼者爲誰。從盜應曰。丐者乞食耳。盜曰。何不與之。城謂某非乞食者。來欲求效用也。盜召城登舟。見其人纖猥。已可笑。乃問曰。汝能武藝耶。遂於舟前令城徧試之。盜有銅鈹。重百餘斤。笑曰。此物汝能用否。城取鈹揮舞。若不經力者。衆盜聚觀。城一鈹打其魁。下水。遂揮鈹亂擊。殺數盜。餘盜俱逸去。遂盡壞其船之窗牖。及他物。見妻女相抱而哭。遂趣令登簿船去。簿抵江滸。哭拜謝曰。盡吾篋中金帛。不足酬公也。城不顧而去。王文成聞之。因物色城。與之俱西。

予聞邊城之事。竊異焉。其赴人之急似義。亡所取似廉。因盜之資似智。不輕試。似善藏其用。至於有功而

不受爵賞。則庶幾有東海之風矣。徒以健有力奇。城淺之乎視城也。予故述其事而備志之。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盆瀆邨。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傍今有薛塚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爲瑞草。瑞之應。恆於壽考貴富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上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爲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目瞑。爲絕水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墜。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閤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聞闔戶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七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嘗年從師。土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適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陶節婦傳

歸有光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磚穴其傍。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牖。自浣洒之。家人有願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

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其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概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岡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卓，而身處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無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譏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遂之。於是乃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父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擯孝子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遊者，皆曰：吾

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何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爲營救，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纔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始終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贊曰：「二孝子出於販夫販婦之間，平生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諧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觀此可少愧也。」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駟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子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以翁平日爲人誠朴，必能事鬼神，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實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象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

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草木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知之。郭義官事。至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歸有光

張貞女。父張燿。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嫗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殺爲歡宴。嫗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乃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嫗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嫗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撈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卽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梳。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梳擲地。嫗以己梳與之。又折其梳。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房。貞女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

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繫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其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極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歲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充然蹈白刃而不懼。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污閨門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早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歎其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書里涇張氏妻事

歸有光

嘉靖三十四年冬。倭賊退屯海上。予得間返安亭故廬。時寇氛尙未息。而三四年來。吳中之士女。被戮辱者多矣。亦往往有女子之義烈者。予方欲咨訪論著之。而未及也。去安亭二十里。近夏駕浦。地名里涇。有婦張氏。其夫死。夫之弟攘其田廬。逼嫁之。婦遁逃。兄所。夫弟偵其兄出。劫以如所。許陸氏者爲婦。婦卽絕食。陸氏婦女老嫗日與居。說之不答。十月晦。竟縊死。予嘗讀漢史。稱荀采事。采爲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

許妻同郡郭奔。父僞病篤。召女扶抱載之。至郭氏。女命張四燈。與奔相見。因勅左右辦浴。入室掩戶。以粉書扉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縊。今婦之死于陸氏。與采同。然采高陽天下名族。荀慈明之女。知書學問。爲是易也。田里之婦。區區不失其志。難矣哉。命也。婦不死于賊。邂逅迫脅。與遇倭者。何以異。婦之夫弟歸其屍。葬于故夫之旁。以成還陰之志。予友廣平尹張德芳書來告予。予問之。里涇人。良然。遂書之。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鞞。苦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款愨。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桴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魄。前卻而阻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厲。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鷲鳥舉而虓虎怒。殺人如麻。目睫曾不爲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爲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搆兵不數百。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八十餘人。其自投於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颯矣。由有此海。所爲開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予觀昔之善爲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旗旄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鐘鼓之節。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又當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醢酒成池。饜其口腹之所取。欲遂氣閒。而思自決於一鬪。以爲效。如馬飽於櫪。嘶鳴騰沓而欲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練。不夙約束。不豫而已。其於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爲市牛酒。買梁粟。以恣士之所嗜。

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士卒，共食糗糲，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效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素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千戶某等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以與之。君其毋以予爲儒者，而好揣言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鍾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玄鍾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爲今官。

西門記

宗臣

戊午四月，旣望，予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烏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芋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陣，予登陣，則悉罷諸貧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壯者。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陣，擊柝鳴鐃，而懸火陣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予遂日關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於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雞豚羣羣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關門誠善，獨奈何不虞姦人哉？予曰：客休矣，予辨此矣。卽有姦人者，吾任之。於是爲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屑薪穀而來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故。而議者謂城門外廬逼城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煙裊裊四起，廬者還泣不止也。予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下檄

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爲爾焚也。其有樹於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闕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予偕護戎出視。棗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予止之曰。毋伐。卽寇至。何能登此柔幹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闔城則屋。蓋其城故淤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楹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予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雨而千楹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二千人。咸予所部兵也。予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間。五人一爨。十人一人下堞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亦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臥村墟中。予命楊生急馳而人劑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攜孳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寇旣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興。幾拔。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興之圍。而寇之寇泉也。巡臺被戎督守。遂解去。往往出遊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尙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艖。要擊之。寇輕我。輒駕大艖逆我。而我兵奮怒。弩礮亂發。乘風大呼。寇艖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沈之海中。捷至。悉罷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榻還署。而父老羣然別予。淚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予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紀剿除徐海本末

茅坤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向海門。人略淮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留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岸。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

爲死戰。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聞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土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謀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脅金陵。氣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澈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西相犄角。居頃之。海頗聞新總督胡公。卽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鴛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復敢窺杭。於是經路峽石。越阜林出烏鎮以北。烏鎮者卽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旣獲諜。度蘇湖之間。惟鴛湖爲四戰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兵及容美土兵衝繫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卽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阜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勢皇急。於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參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迺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嚮道。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俄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壅。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

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踞崇德。聞之潛然流涕曰。河朔之兵既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兩人譬之抱而自沉也。國家且奈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胡公始爲提督時。嘗與監督尙書趙公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酋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嗾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攜其黨也。於是遣辯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峯。款定海關。謝過。問以諭海。海已散他島。勾島人人劫。故不相及。而海峯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旣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狃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海峯。因厚遣謀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款定海關。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體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虜矣。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佯諾。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酋而陰令營中盛兵容。私謀者。故縱酋瞰之。酋旣德公遣。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死之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公遣。猶鞅鞅未之從也。海問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驚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彊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善備。提督阮公復

躬厲矢石。狗城上人。下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縉索圍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卽縉挽以上斬之。又募冶者。煮鐵汁灌城下。會不敢逼。東旣無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固日夜望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且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參將丁瑾。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塤。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狃卓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諜羈說賊。亦日夜遲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謗者。與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朝廷聞東南之寇。卽日出尙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爲肺腑交。所嘗兩推轂中朝。以填東南者。念兩公卒有隙。則東南之事。抵牾不可圖。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狗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尙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陽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孽。問雖狃而內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迺遣諜者。啗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諜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奈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諜訶海。謂海旣內附。何不如故約。

勒兵擊吳淞江賊。且篡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卽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乃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旣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款於公。遂罄故所載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并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人質於公。公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長酋。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隙。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於是遣諜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釁。則又以他罪縛。縛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頃以桐鄉之役。兩睚眦者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旣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葉麻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洟下。益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公。居無何。尙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數舉兵向賊。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尙書趙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諜面詰之曰。若爲我諭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齎粉矣。是時阮公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卽縛。以故約復於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洎洎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旣疑。且怨海。無鬪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爲諸酋長所賊殺。故爲

內附日固。而公與趙公簿責海益急。海既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之也。公策曰。彼既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尙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某日時。某當引衆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伴令衆酋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卽舉燈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鬪。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百人。沒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具庭謁。胡公與尙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公并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胄而入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胄而入平湖城中求款。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款。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諜。諜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旣內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遣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旣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款。猶胄而入。屬屬脅無禮。又不及如諜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是。於是闔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尙千餘人。猛鷲難卽破。永保兵猶迤邐遠道未至也。於是伴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得沈家莊。卽僦沈家莊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誼然譁。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去。顧象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尙書

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日遣諜詢海。且啗海如曩時。因謀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乘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讎。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莊故東西兩處。而中縮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莊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莊以居。部下會乎。謀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子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莊道。上瞰之。適海皇急。因令會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問道走幕府。以自託。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大驚。卽勒兵募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私相鬻而鬪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却。河朔兵乘之。又却。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吐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東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湖死。甫食頃。人人驚而攫千餘會。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姝。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踏河斬海級以歸。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縑衣起島上。五年之間。百戰百勝。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越諸州郡間。未聞有俘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萬人。分五道人。滿舟以戰。示無復還意。當是時。其氣飄忽奮迅。固已欲吞江南而下咽矣。何其猛也。已而困於胡公區區之餌。卒之糾纏狼狽。以自翦而死。若割羊豕然。豈非所謂人固屈於慾也乎。善哉。友人唐司諫嘗曰。始賊盛兵圍桐鄉時。假令胡公持缺。不量彼己。而鼓兵以戰。一蹶而僨。東南事去矣。今且堅忍舒徐以收之。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若胡公者。可謂合兵變者。

也。雖然，公開襟多自喜，嘗欲做諸葛武侯縱孟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天子，疏請海與王直兩人者爲弋媒於海上，而因以纓繫海上，曾嗟乎公之心固雄，虎檻而逸亦危矣。幸而趙公與公沉謀，挽公手曰：不殺海，吾兩人無以仗劍報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讒口之所以交吻於公者，豈其小哉。

王翠翹，臨淄妓也。初曰馬翹兒，能新聲，善胡琵琶，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今名倭寇江南，掠翠翹去。寨主徐海絕愛幸之，曾爲夫人。凡一切計畫，惟翹指使。乃翹亦陽暱之，實陰幸其敗事，冀一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招海降，海怒，縛老人將殺之。翹諫曰：降不降在君，何與來使事。親解其縛而贈之金，且勞苦之。老人者，海上人，翹故識之，而老人亦私覬所謂王夫人似翹，不敢泄，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也。第所愛幸王夫人者，某視之有外心，可藉以磔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軍詣海說，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翹日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降，且得官，終身其富貴。海計遂決。督府大整兵，佯稱逆降，迫海寨。海信翹言，不爲備。官兵突入，斬海首，而生致翹。倭人蠟馬凱旋，督府許大饗於轅門，令翹歌而行酒。諸參佐皆起爲壽。督府酒酣心動，降階與戲。夜深，席大亂，明日悔之，而以翹功高不忍殺，乃以賜所調永順會長。翹去，渡錢塘，歎曰：明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曾更屬一曾，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

記王忠肅公翱三事

崔銑

公爲吏部尙書，忠清爲英皇所任信。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列卷火之。

公一女嫁爲畿輔某官某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壻固不遣。悲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固恠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旬乃還第。壻竟不調。

公爲都御史。與太監某守遼東。某亦守法。與公甚相得也。後公改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賄得之。昔先皇頒僧保所貨西洋珠於侍臣。某得八馬。今以半別公。公固知某不貪也。公受珠。內所著披襖中。紉之。後還朝。求太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若翁廉。若輩得無苦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營。予佐爾賈。二子心計。公無從辦。特示故人意耳。皆陽應曰。諾。公屢促之。必如約。乃僞爲屋券。列賈五百金告公。公拆襖出珠。授之。封識宛然。

李公子傳

陳繼儒

李公子者。父泌爲唐鄴侯。鄴侯既老。謝事辟穀。公子宜襲侯封。不願侯。願詞賦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之。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上方午膳。太常作樂。命輟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勒石刻兩京賦于殿前。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宣勞。再造邦家。曾不肯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實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上嘉其志。御寫勅札。并賜宮嬪兩人。曰。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古陶謝詩。嘗刪詩去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日批註閨房中。以小室廟祀舜二妃。配饗以魯其伯之母。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閒。

如此汾陽王難其配。以李兩京賦視之。清明君慨然嘆息曰。可矣。既歸李。李年少。謔浪。醉時微以謔語侵清明君。不悅。見其謝過。乃笑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固其所長。若欲濡首酒杯。從公嘯笑。問乞煖熱。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遣人分馳四方。四方有奇女子。以詩名顯者。搜訪殆盡。而其中曰。纖纖曰。白娟曰。鸞翻曰。春萸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碎桃。皆骨柔氣清。熟於古文奇字。而纖纖善箏。白娟善歌。春萸善鑿古器。善笙。紅草善彈鳥。善鼓琴。暈兒善嘯。綠絲碎桃善種花。花經二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鸞翻善丹青。善舞。公子樂之。以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歌無雜聲。其地修竹清泉。細簾嘉樹。月出之時。鳥啼絃亂。相與牽衣抱袖。紅白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無間晴雨。每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書史有奇事可讀者。以綵線識之。則遣捧進公子。或成新篇。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捧進公子。故美人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其酒半。嘗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纖纖以下。短謳長斂。彈箏鼓瑟。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君老於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嘗游于蘇州。時有新進士。選名妓百人。浮於荷花蕩中。衆進士本措大骨相。驟得此。足高志揚。畢露醜態。公子更布衣坐小舟。往來觀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據其上座。執酒卮。瞳視雲霄。不爲禮。衆進士以爲狂生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頃固以謾語誑君一杯酒耳。實

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笑曰：吾故料狂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待許久，沈吟不成一語。語出又村鄙可笑者。乃手舞足蹈，互相傳示，嘆賞不已。而悉出金玉寶器，以陳富貴。耳語諸妓曰：是秀才曾見此否？傍有黃衣妓者，秀質楚楚，愁態萬端。公子叩之曰：吾觀汝一似有憂者。汝有心事，可訴我。我爲汝料理不難。一進士掀髯大言曰：汝欲了此君心事，但恐酸秀才正自不堪，是嘗負我千金，分毫無所償。今見我不覺斂容耳。公子笑曰：此細事何足憂。於是衆進士又大笑，轉以爲狂生也。頃之，公子之樓舡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與各妓過船，羅列食器酒壘，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翡翠雕鏤裝綴之，奇麗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撤去。悉付黃衣娘子。今日一段心事，爲汝結證了也。已命更席，則陶鰓瓦鼎無非三代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女伴隱隱作樂，曲譜俱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使各妓拜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于此。若酒冷而詩不成者，罰我詩成而酒熱者，罰汝。往往酒未及溫，已搖筆滿紙矣。紙盡無可奈何，乃裂帛絹，絹盡則裂帷幕屏褥之類。又盡則各翦裙葉，或絕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衆進士誘之以酒，酪酏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公子起立作樂，女伴乘間說之曰：汝輩盡肯落籍，從公子游乎？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橋，宜雪宜月，四面繞以梅花，五六十里。秋深之際，則楓林萬株，擁若霞氣。楓樹間有高樓，翼以堂廡，其中可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悉召酒人劍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沈浮此中，賦詩之暇，非

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既散。時與綠絲碎桃。高裝駿馬。踏入深山中。過平原。易地。着鞭奪路。拋閃如飛。樹叢邊聽山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手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歌雜出。忽到荒岡崇嶺之上。天風四來。暈兒清嘯一聲。木葉亂舞。裙裾飄脫。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馬。天下聞公子名。飢寒之士。輻湊來集。候其將歸。皆匍伏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都徧。日費千金。無幾微顏色。一日就中。忽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所言。公子不憶於陵時乎。汝所謂於陵陳仲子者也。上帝憐汝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卽向時辟繡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魄有生死。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決。且汝父鄴侯及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待汝夫婦來久矣。言訖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計悉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常見公子往來三泖中。

書廣水鎮都巡王珪死事本末

劉崧

嗚呼。義士不可得見矣。若謝彬所言廣永都巡之死於戰也。豈不悲哉。其言曰。當至正辛卯春。彬爲行販往淮河。時道路猶無他梗。其夏汝穎變始作。民則大恐。明年壬辰。河南省右丞某奉旨總兵出捕。至隨州。時應山民已先降賊。官屬皆散。獨廣水鎮以王君故。猶固守不下。君聞右丞兵至。卽馳謁言事。右丞奇之。署參軍事。俾復應山。旋以功攝令。久之。寇日滋。而右丞所總兵遲疑不進。民困供饋。君凡三上書請急進。攻毋玩以養寇。右丞怒曰。若書生寧能戰耶。吾令若率先鋒。得無怯乎。君曰。誠得效分寸。死不恨。卽受命。領驍勇以前。數日連破賊圍。猶奮擊不休。已而寇乘其後。右丞兵隔絕。君引軍將向德安。未至。聞德安已

陷衆乃潰。君獨與麾下數百人投孝感之新店。會劉禹章、吳思明等方舉義。聞君以省兵至，大喜迎之。君知衆心堅，可與共事，卽率其衆及商民之來附者凡數千人屯新店。掘塹植柵，令老弱運粟聚堡中。出與賊首黃思明大戰於蓮花寨，破之。拔其小寨凡一十九所，斬馘以千百計。得其輜重以歸。兵勢益振。明日寇悉衆來攻。君退保新店。寇圍之逾月，糧且盡，援兵終不至。君知不能守，顧謂劉吳曰：「事急矣，奈何？」設有利，必不可爲不義屈。趣出戰，果爲賊所敗。君與劉禹章俱被執。君罵不絕口。賊欲殺之。劉曰：「彼參軍爾，我乃大將，盍殺我。」君奮呼曰：「我奉河南省右丞軍檄出征逆賊，不幸勢窮爲所執，當殺我，毋害劉也。」亂兵遂斃君於城門下。劉被劾，吳以千餘人遁五公山。賊追及之，猶各戰數十合，死傷過半，終不屈。自刎死。時某月某日也。彬田野實人，與君同里。其兵敗而死也，親見之。其言宜可信。君旣死，彬獨與其徒渡江，得間逸歸。時爲鄉人道其事云。嗚呼！珪亦真義士哉！記秦定丁卯間，余侍先祖翁側，見君以諸生來謁，體幹魁偉，冠帶翼然，執禮卑遜。進問起居外，徐出所業懷袖間，鞞踞從旁，請益時翁年已七十餘，爲之色笑，辨說亶亶傾竭。至言晏猶不退。時余年尙幼，亦不知其所謂何也。比稍長，知就學。君亦出遊臨川，拜吳先生以歸，而先祖不可作矣。君過門哭奠甚哀，退與先君敘通家禮，談功名事，磊磊落落，如掌股間物，益浩然四方志矣。及遊淮漢間，聲名籍甚。余讀書山中，追思爲童子相見時事，爲之惘然。後聞過武昌，見威順王獻黃鶴樓賦，嘗恨不得讀其文。繼聞其從應山令魏進入京都，伏闕言世事，又恨不得見其書。最後聞以薦者爲應山校官，而調廣水都巡也。吾固疑其或有所不屑爲，孰知遭逢不淑，竟終於是哉。嗟乎！天下諱言兵久矣。珪以一介書生，負奇氣，常易視天下事，至言兵忤時相意，幾致危蹙，不勝憤憤，赤手奮窮旅中。

邂逅知己以烏合之衆。轉戰百萬之寇。卒以援絕力窮。死酬其言。悲哉。嚮使右丞錄其言。惜其微忠。置之幕下。以盡其一日之長。不使冒敵境。或後先出援。相與爲犄角。則成敗概未可知。不幸君以孤軍失援。死而右丞亦以怠傲覆敗。豈非天哉。若劉吳之於君。非有平昔之素。與名位之定也。徒以彼此急義。一旦邂逅於顛沛之頃。卒能爭死以正名。殺身以就義。若素有感切而安於撫循者。豈非義之所在。固當然歟。而或再不察。至事債勢去。始扼腕撫髀。謂天下無義士。至詆儒爲不知兵。豈其然哉。君字方剛。其弟果。以余爲通家。請書其事。義不得辭。敬述而論之。俾歸以附其家傳云。

四貞祠記

崔銑

正德壬申。賊劫東火。妻掠婦女。不辱被害者四人焉。曰趙氏。曰袁氏。曰程氏。曰平氏。賊去。所司以聞。詔給賻樹闕如制。越十有四年。辛巳。潞守請於御史。立祠小嶺祀之。得請。乃命東火仇朴治工。而朴以其資助祠。爲堂者三楹。爲夾室者三楹。左右廊各三楹。衛則有垣。出入有門。祀用春秋。卜日蠲羞。侑祝以帛。嗟乎。往之可言者。四貞而已乎。余聞之。政始於息。極於廢。樂始於逸。流於荒。官始於得。放於亂。邦嗟乎。可不痛哉。自閩人谷大用。八人思盡君以極其欲。而燕遊啓八人。又進劉瑾使懾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馬劉公之爲宰。而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遷秩免患。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閹寵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頽。民窮而盜傑。夫思亂騷藩。伺隙而生心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韓司徒李夢陽刺骨矣。衆謂其必死也。而免。羅僑之諫。吳廷舉之論劾。謂其必死也。而免。何塘之長揖知縣。王勳之不賂也。而見重。瑾敗而永繼。永改而寧彬繼。命亂至矣。劉少傅之辟位。傅尙書之抗

奏寧濠叛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燧許達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政奚底於懷哉。是故扞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旣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噴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啼。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沈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旣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

同年有官越者。託以鈔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圜圉。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問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而不遇哉。梅客生常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醉叟傳

袁宏道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氏。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遊荆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顛闊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黃竹籃。盡日酣沈。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送鼻。徧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惟啖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漫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予告時。初聞以爲傳言者。過。召而飲之。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皆生噉之。諸小蟲浸漬盃中。如雞在醯。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柏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縮縮。屈伸唇鬚間。見者肌栗。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蝸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叟與余往來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禮之。卽不樂。信口浪譚。事多怪誕。每數十語。必中一二語入徵者。詰之。不答。再詰之。卽佯以他辭對。一日偕諸舅出遊。談及金焦之勝。值叟二舅言某年曾登

金山叟笑曰。得非某參戎置酒某幕客相從乎。二舅驚愕。詰其故。不答。後有人竊窺其籃。見有若告身者。或云曾爲彼中萬戶。理亦有之。叟蹤跡怪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闖闖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所矣。

石公曰。余於市肆間。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蹤跡。因嘆山林巖壑。異人之所窟宅。見於市肆者十一耳。至於史冊所記。稗官所書。又不過市肆之十一。其人既無自見之心。所與遊。又皆屠沽市販遊僧乞食之輩。賢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哉。往聞澧州有冠仙姑。及一瓢道人。近日武漢之間。有數人行事亦怪。有一人類知道者。噫。豈所謂龍海而隱者哉。

拙效傳

袁宏道

家有四鈍僕。一名冬。一名東。一名胥。一名奎。冬卽余僕也。掀鼻削面。藍睛虬鬚。色若繡鐵。嘗從余武昌。偶令過鄰生處。歸失道。往返數十迴。見他僕過者。亦不問。時年已四十餘。余偶出。見其淒涼四顧。如欲哭者。呼之大喜。過望。性嗜酒。一日。家方煮醪。冬乞得一盞。適有他役。卽忘之。案上爲一婢子竊食盡。煮酒者憐之。與酒如前。冬僂僂突間。爲薪焰所著。一烘而過。鬚眉幾火。家人大笑。仍與他酒一瓶。冬甚喜。挈瓶沸湯中。俟煖卽飲。偶爲湯所濺。失手墮瓶。竟不得一口。瞠目而出。嘗令開門。門樞稍緊。極力一推。身隨門關。頭顛觸地。足過頂上。舉家大笑。今年隨至燕邸。與諸門隸嬉遊。半載。問其姓名。一無所知。東貌亦古。然稍有談氣。少役於伯修。伯修聘繼室時。令至城市餅家。去城百里。吉期已迫。約以三日歸。日晡不至。家嚴同伯

修門外望。至夕。見一荷擔從柳堤來者。東也。家嚴大喜。急引至舍。釋擔視之。僅得蜜一甕。問餅何在。東曰。昨至城。偶見蜜價賤。遂市之。餅價貴。未可市也。時約以明日納禮。竟不得行。戚奎皆三弟僕。戚常刈薪。跪而縛之。力過繩斷。拳及其胸。悶絕仆地。半日始甦。奎貌若野獐。年三十。尙未冠。髮後攢作一紐。如大繩狀。弟與錢市帽。奎忘其紐。及歸。束髮加帽。眼鼻俱入帽中。駭嘆竟日。一日至比舍。犬逐之。卽張空拳相角。如與人交藝者。竟嚙其指。其痴絕皆此類。然余家狡獪之僕。往往得過。獨四拙頗能守法。其狡獪者相繼逐去。資身無策。多不過一二年。不免凍餒。而四拙以無過坐。而衣食主者諒其無他。計口而授之粟。唯恐其失所也。噫。亦足以見拙者之效矣。

一瓢道人傳

袁中道

一瓢道人。不知其名姓。嘗持一瓢。浪遊鄂岳間。人遂呼爲一瓢道人。道人化於澧州。澧之人漸有得其蹤跡者。語予云。道人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時倭寇方盛。道人拳勇非常。從小校得功。至裨將。後失律畏誅。匿於羣盜。出沒吳楚間。久乃厭之。以貲市歌舞妓十餘人。賣酒淮陽間。所得市門貲。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無日不擁艷。治食酒肉。聽絲竹。飲食供侍。擬於王者。又十餘年。心復厭之。亡去。乞食湖湘間。後至澧。澧人初不識。旣久。出語頗狂。多奇中。發藥有效。又爲人畫牛。信口作詩。有異語。人漸敬之。饋好衣服飲食。皆受而棄之。人以此多延款道人。道人棲古廟中。一日於爐炭裏取金挺。付祈云。爲我召僧來。禮懺懺畢。買一棺自坐其中。不覆。令十餘人移至城市上。手作拱揖狀。大呼曰。年來甚擾諸公。貧道別矣。雖小巷間無不周遍。一市大驚。復還至廟中。乃仰臥。命衆人曰。可覆我。衆人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

埋之舉之甚輕。不類有人者。予聞而大異焉。人又問曰。審有道者。不宜淫且盜。淫且盜者。又不宜脫然生死。予大有疑。以問子。子曰。予與汝皆人也。烏能知之。夫濟顛之酒也。三丰之肉也。鎖首之淫也。寒山拾得之話也。皆非天眼。莫能知也。古之諸佛。固有隱於猪狗中者。况人類乎。子與予何足以知之哉。

邢布衣傳

文震孟

邢蠢齋先生。量字用理。居葑城之東。屋三間。青苔滿壁。折鐺敗席。淡如也。平生不娶。長日或不舉火。閉戶讀書。惟啖餈餅一二而已。僉憲陳公直道致政歸。嚴峻不交一客。惟挾册就先生質疑。清談竟日。不設湯茗。吳文定公歸自少宰。過訪叩其門。先生曰。吾方執爨。未有童子應門。奈何。吳公乃假鄰家木榻坐門外。良久。俟其終食乃進。先生清瘦如削。自經史釋老方技無不兼通。詩甚秀逸。郡守或請其詩。公曰。古有采詩無獻詩。吾豈以爲羔雉哉。因削其草。門人朱存理僅收其遺數篇。存理字性甫。篤學善談名理。讀書杜戶。稱其師傳。與同時朱凱堯。民稱兩朱先生。

邢參字麗文。或云用理先生之族孫也。爲人沉靜有醞藉。固而不陋。居城市。貧無恆業。惟教授里中兒。以著述自娛。無所干請。嘗遇大雪。諸君往視之。則屋三角已墊。方攜書坐其一角。不滲者。相見但誦所得佳句。絕無慘澹色也。早歲喪妻。終不再娶。優遊以終。

論曰。詩有之。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又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此則幽人隱士之概也。吳故饒隱君子。如邢先生。清貞介特。流風穆如。彼其人。豈以交陳僉事。吳少宰。諸公爲重耶。夫僉事少宰。得交邢先生。乃重也。空谷考槃。此爲稱矣。性甫接先輩之典型。暢遺民之雅韻。麗文養和靖躁。汪汪德心。恬泊處約。嶢然不滓。

卽非厥祖乃肖孫枝矣。

五人墓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卽除魏閣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况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資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旣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卽今之僇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嗟乎。大闢之亂。搢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闢亦遂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以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

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子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罔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膠東二高士傳

周思兼

周子守膠東之明年。以政暇。遊覽諸峯。觀大澤之雲。酌漱玉之泉。登雲臺之麓。挹聖母之水。喟然而歎曰。美哉。此古膠東之國也。靈秀萃於此矣。意者其有高士生其間乎。吾願得師事。王生懷祖。崔生廷楓。對曰。膠東僻。無有也。不然。其張公鉞乎。張公貴矣。不然。其梁生萬斛乎。斯人者。其諸所謂高士耶。周子曰。張公之高。奈何。王生崔生對曰。張公昔爲清苑令。有廉名。監司重而旌異之。因戒之曰。爾信廉。然能保其終乎。夫汲水於盎。其始非不澄。且澈也。久之。鮮有不腐者。爾信廉矣。盍保其終乎。張公抗聲曰。水可腐。鉞不可腐也。監司爲之慚。公性剛愎。與物多忤。請託者勿聽。且加罪焉。人以是怨公。七年入考績。或奪公之輿。訴於銓部。發公輿得芻豆石餘。他物無有也。銓部曰。嗟。張令賢若此耶。此固吾所願見。彼訴者奚爲者耶。由是罪訴者而益賢。公入補郎署。出守常德。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資。周子又問梁生之高。王生崔生對曰。梁生初遊庠校。每試常爲多士冠。膠東守劉公重其才。聘爲子弟師。供之酒食。梁生弗食。饋之禮。梁生不受。劉公怪且異之。而弗能強也。無何。丁母憂。哀毀甚。得疾久不瘥。家益貧。棄舉子業。業鬻蔬。有憫梁生之貧。而多與之值者。梁生輒怒罵不受。或誤多與之。梁生曰。爾與吾值多。吾不受也。吾還汝。有熟識梁生者。或遇梁生於途。其人貧賤人也。梁生立與語。少頃去。其人富貴人也。梁生輒避弗見。或時鬻書。則題其上曰。

是書值若干如其數與之則梁生受之或多與之梁生輒怒曰吾嚮書人也非梁生也爾多與我是洩梁生也梁生不可受也急還之久之人皆知爲梁生梁生入市攜其蔬謂人曰是值若干人輒與若干知其不二也梁生之圃不爲藩人亦弗盜有憐梁生而爲之治圃者梁生輒與之值或不受則梁生怒曰爾更無治吾圃由是鄉之人父老與郡之大夫士咸思所以厚梁生而莫敢致也是梁生之行也周子曰斯人也吾之師也夫是吾之師也夫陳仲子郝子廉吾始以爲戰國人也秦漢人也今之人無有也迺今復有斯人耶使天下皆得斯人者爲之也天下其有弗治耶吾幸得待罪於膠東也而又聞斯人之風焉吾於張公師廉焉於梁公師介焉膠東其有弗治耶斯人也吾之師也夫然則梁生安在王生崔生對曰梁生之居去郡四十里其土下其地僻車馬弗至也夫子必欲造之則弗使知之知之彼必避不見也周子從之辟儀衛造梁生之廬梁生聞之先期遁去周子曰嗟異哉此何人耶其所謂泄柳歟段干木歟其有所慕歟抑性然歟嗟異哉此何人耶吾不圖膠東之僻而有斯人也吾待罪於膠東而獲遇斯人焉茲又幸也雖然使斯人生於秦漢時則必與泄柳段干木諸賢並稱使斯人而生於通都大邑則必名顯天下使斯人生於膠東也而膠東得賢守則亦能揚斯人之名惜乎膠東之僻而生斯人也而守又余也斯人雖賢其孰知之於是周子仰而歎王生崔生皆歎周子因題其壁曰靖修高士命王生書之歸而作膠東二高士傳

竹籛傳

顧大韶

竹氏之興蓋顯於禹益之世至周浸盛有名策者與端木氏之名方者齊名並以強識聞方專史職而策

好博小物。爲人修直無頗。帝命與投鉤氏互司利事。市民之分貨財不平者。咸質厥成。又善事鬼神。神降言必憑焉。巫覡莫及也。其族初在遼。西令支。齊桓公伐山戎。斬孤竹。乃遷中土。漢帝將立后。未定。侍臣請決之策。帝不能用。晉武卽位。問世數。策對以一舉朝駭愕。相顧咎策失言。策不以屑意。然其言卒驗。後更名籤。仕齊梁間。爲諸王保傅。久之罷去。入唐。爲陳武烈帝大祝。傅帝意。作韻語。簡奧類焦贛。易林。入宋。復辟江東神幕。更爲長句。俳俚通俗。關壯繆侯之改諡。武安王也。倚勢辟之王。甚神聖。得籤佐益著。胥蠻。明興。爲王立廟。京師正陽門。命籤典謁。凡士之求官位者。商賈之求奇贏者。吉凶利鈍。無巨細皆謁王。王倦於酬對。穆然無言。目籤使以己意答之。籤受命如響。巧發奇中。萬曆間。名浸盛。太宰聞而賢之。薦於朝。命入吏部。貳文選郎事。先是。選郎多黷貨。或巽懦。徇請託。有賢自好者。避怨譏。嘗惴惴。衆推籤廉平。遂以選事委焉。每朝廷有大選。選郎第按故事。注品官。其地之遠近。善惡劇易。與人宜否。一決於籤。太宰據籤所定。成奏上之。天子輒可其奏。內外無間言。籤亦喜自負。浸以驕。泰入吏部堂。立太宰下。挺然無所屈。居嘗慷慨大言。堯舜以後。代無真人。使我得行其道。無懷黍豆之治。何足云哉。或問曰。子道已行矣。又何間焉。籤曰。未也。鄉會試之榜。翰林科道之選。皆本朝所重也。數者我無一與焉。悉以畀吾。吾志快矣。士之失職者。傳其語爲口實。舉朝爲之不平。於是臺省交章劾籤。怨望宜下法司訊。天子曰。籤忠臣也。下法司且死。將廷鞫之。期日。命籤聽於朝。公卿以下咸集。遣司禮太監詰籤。汝以小臣與聞大政。分已踰矣。猶懷怨望。何也。籤曰。臣何敢怨望哉。臣見中朝貴要人。共爲欺罔。以誤主上。受主上深恩。不勝孤憤。故發此論耳。主上試面詰在廷諸臣。吉士之選。不以貨取乎。科道之選。不以齷綠進乎。吏部之有頂首。科場之有關

節不累見白簡乎。使臣爲政縱賢愚同貫。何至繆鑿若此。宋歐陽修知貢舉。惟朱衣之言是聽。夫朱衣第善點頭耳。臣乃善爲詩。四五六七言。皆如宿構。使修復知貢舉。舍臣無與共事。諸臣自視何如修。乃毀訾臣耶。於是公卿以下同詞奏曰。籤侮朝廷。輕當世之士。無人臣禮。且籤在吏部。縱吏胥納選人賄。上下其手。籤陽瘖不問。詐爲愚忠。實敗國事。罪當誅。籤曰。敗國事者非籤也。諸臣綰結吏胥。共爲姦利。百方賣臣。臣疎於簡下。理宜有之。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臣之見賣過也。諸臣之賣臣故也。主上以爲罪宜。誰坐且臣本山林人。自虞夏以來。修身數千歲。廁迹巫覡祝史之間。隨俗上下。主上特簡臣佐吏部。臣豈有心求之哉。臣不飲不食。無妻子之累。得賄將焉用之。主上若以臣爲不肖。卽日解臣吏部職。聽臣仍歸武安王廟得死所矣。臣謹伏階下以俟。太監以狀聞。天子曰。吾固知籤忠。命還部掌選事。如故。籤知世不容。忽一日棄官遁去。莫知所終。或曰。觀音大士挈以歸淨土云。

野史氏曰。古之司銓者。權氏敬氏。皆名能其職。權氏善低昂人。錙銖無所假。非類長者。敬氏好面詆人醜。恨者至欲撲殺之。明哲保身。吾有憾焉。固未若籤之虛己御物。德怨兩忘也。或疑籤蓋巫祝之流。不宜在廊廟。是殆不然。太戊以巫咸爲相。成王侯卜正於滕。巫祝又豈可賤簡哉。籤遭逢聖世。致位津要。蟬脫穢濁。以全其軀。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嗚呼賢矣。

孝女格天記

顧文亨

孝女某氏。吳江人也。年十三。父歿。母老而貧。不能自食。將女鬻於邑之迮氏。居相近。女日節縮己食。歸以遺母。不足。又爲諸婢僕任勞。丐其餘飯。搏以餉母。如是積年。母藉以存活。一日。搏飯置胸。墮澗中。女深自

咎恨取出浴於河。念此穢食。不堪奉母。留以自飽。復丐餘於諸寮。得少許以食母。具述其故。母子相對而哭。鄰媪見母居室有異烟。恐其火漏。警之母曰。久已絕炊。恃吾女活耳。何處得烟。頃之烟益甚。且氣如硫黃。鄰媪邀其母子出己舍。忽有霹靂震母室。一無所傷。但有遺金若干。包裹如搏飯狀。上書天賜孝女字。嘻異哉。至孝天性。無隱不徹。焚弱女反哺之情。愈苦愈堅。愈迫愈勵。徒知申罔極之恩於母氏。寧敢冀涓埃之報於彼蒼。然孝德格天。動威以彰。賜金在室。百世震驚。嗟嗟。人誰無母。我懷我撫。三年乳育。一飯難酬。唯其艱苦。所以倍至。幼穉且然。矧於成人。孤女尙爾。况在丈夫。凡我人子。勿愧女心。凡我下民。勿忘天鑒。

神鐘記

豐坊

海鹽禪悅寺神鐘。勝國時。宣慰楊梓以海外銅鑄。建六丈樓懸之。聲聞數十里。國朝天順中。忽無聲。渡海者觀其影波間。浮屠用法攝之。乃復聲。成化初。樓圯。浮屠鬻於財。建之卑。邑產悉侏儒焉。今上之六年。樓再圯。鐘沈塗。邑復病疴。於是董隱君從吾偕厥子進士穀。進浮屠法聚氏。相謂曰。夫樓卑而侏儒產焉。塗沈而病疴焉。鐘之神。其關於民之休戚也。若此。樓曷可弗興。七年正月壬午。乃盟。將集四方之樂施者。庚子鐘忽自聲。若扣百有八。給事岷山許公宿茶磨間焉。於是鐘之神益顯。南宮子獨聞而歎曰。鐘治物也。而關乎民之戚休。將怪耶。誕耶。繁象教之顯耶。其山川之靈鍾於斯耶。吾弗得而知也。從吾子非誕者也。嘗學於聖人之道。而非惑也。唯斯鐘之神。殆必有說。其惓惓焉。民之戚休。志則可嘉已。古之君子。學也。凡以行其道也。其於民喘息通焉。故有呱呱弗子。味爽俟旦。席弗煖。突弗黔者已。今之君子。殆不其然。下乃

牧伯守令完簿書塞厥責斯良矣其有志於民之戚休者乃爲迂爲矯爲狂爲戾澤固不民逮而斥且去矣是以仕者其來者若燕賓其去也若敝冠民亦罔離厥衷乃下顧爲嚮焉夫若此者將斯鐘弗若耶進士穀固將仕者也從吾子則隱君也而弗忘乎民若此吾用益愧有位者無惑乎董子之神斯鐘也使有位者恆董子之志廓徵核真敷博策久斯輔天地贊化機神將在其人在其鐘耶從吾子適然興曰善子之言廣矣遂矣吾將碑之爲神鐘記

遼陽海神傳

蔡羽

程宰士賢者徽人也正德初元與兄某挾重貲商於遼陽數年所向失利輾轉耗盡徽俗商者率數歲一歸其妻孥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爲賢不肖而愛憎焉程兄弟既皆落窶羞慚慘沮鄉井無望遂受傭他商爲之掌計以餬口二人聯屋而居抑鬱憤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衾就枕苦寒思家攬衣起坐悲歌浩歎恨不速死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忽盡室明明殆同白晝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惑間又覺異香氤氳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塞威頓失程益錯愕不知所爲亟啓戶出視則風雨晦寒如故閉戶入室卽別一境界矣疑鬼物所幻高聲呼怪冀兄聞之兄寢室纔隔一土壁連呼數十寂然不應愈惶急無計遂引衾窳首向壁而臥少頃又聞空中車馬喧闐管絃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猶甚遠須臾已入室矣回眸竊視則三美人皆朱顏綠鬢明眸皓齒約年二十許冠帔盛飾若世所圖畫后妃之狀遍體上下金翠珠玉光豔互發莫可測識容色風度奪目驚心真天人也前後左右侍女數百亦皆韶麗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或帶劍或持節或捧器幣或秉花燭或挾圖書或列寶玩

或荷旌幢。或擁衾褥。或執巾帨。或奉盤匱。或擎如意。或舉段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奏音樂。雖紛紜雜沓。而行列整齊。不少錯亂。室纔方丈。數百人各執其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隘。門窗皆榻。不知何自而入。俄頃。冠帔者一人前逼床。撫程微笑曰。果熟寢耶。吾非禍人者。子有夙緣。故來相就。何就疑若是。且吾已至此。必無去理。子便高呼。終夕。兄必不聞。徒自苦耳。速起。速起。程私計此物靈變若斯。非仙則鬼。果欲禍我。雖臥不起。其可道乎。且彼已有夙緣。語亦或無害。遂推枕下榻。匍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虔迓。誠合萬死。伏乞哀憐。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無懼。遂與南面同坐。其二人者。東西相向。皆言今夕之會。數非偶爾。慎勿自生疑阻。遂命侍女行酒進饌。品物皆生平目所未覩。纔一舉筯。珍美異常。心胸頓爽。俄以紅玉蓮花卮進酒。卮亦絕大。約容酒升許。程素少飲。固辭不勝。美人笑曰。郎懼醉耶。此非人間麴蘖所醞。奈何。概以狂藥見疑。遂自舉卮奉程。程不得已。爲之一吸。酒凝厚如錫。而爽滑異甚。略不黏齒。其甘香清冽。醴泉甘露弗及也。不覺一卮俱盡。美人又笑曰。郎已信吾未。遂連酌數卮。精神愈開。略無醉意。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已向深。郎夫婦可就寢矣。遂爲褰帷拂枕而去。其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器物。瞥然不見。門亦尙扃。又不知何自而出。獨留同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則帷褥衾枕皆極珍奇。非向之故物矣。程雖駭異。殊亦心動。美人徐解髮縮髻。黑光可鑑。殆長丈餘。肌膚滑瑩。凝脂不若。側身就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程於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爲矣。已而交會纔合。丹流浹藉。若喜若驚。若遠若近。嬌怯宛轉。殆弗能勝。真處子也。程既喜出望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見惡。吾非若比。郎慎勿疑。雖不能有大

益於郎。亦可致郎身體康勝。費用稍足。儻有患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漏泄耳。自今而後。遂當恆奉枕席。不敢有廢。兄雖至親。亦慎勿言。言則大禍踵至。吾亦不能爲子謀矣。程聞言甚喜。合掌自誓云。某本凡賤。蒙眞仙厚德。恨碎骨粉身。不能爲報。伏承法旨。敢不銘心。儻違初言。九殞無悔。誓畢。美人挾程項。謂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與子有夙緣甚久。故相就耳。須臾鄰舍雞鳴。至再。美人攬衣起曰。吾今去矣。夜當復來。郎宜自愛。言畢。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各致賀詞。盥洗嚴妝。捧擁而出。美人執程手。囑令勿泄。丁甯數四。去復回顧。不忍暫舍。愛厚之意。不可言狀。程益傾喜發狂。不能自禁。轉盼間已失所在。諦觀門扉。猶昨夕所扃也。回視室中。則土炕布衾。荆筐蘆席。依然如舊。向之瑰異。無有矣。程茫然自失曰。豈其夢耶。然念飲食笑語。交合誓盟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惑且喜。頃之曙色。辨物出就兄室。兄大駭曰。汝今晨神彩發越。頓異昨日。何也。程恐見疑。謬言年來失志。鄉井無期。昨夕暴寒。愁思殊切。展轉悲歎。竟夕不寢。兄必聞之。有何快心。而神彩發越耶。兄言吾亦苦寒。思家不寢。靜聽汝室。始終聞然。何嘗聞有悲歎聲耶。已而商夥羣至。見程容色。皆大駭異。言與兄合。程但唯唯。謙晦而已。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肌體膩潤。倍加於前。心竊喜之。惟恐其不復至也。是日頻視晷影。恨不速移。纔至日晡。託言腹痛。入室扃扉。虔想以伺。及街鼓初動。則室中忽然復明。宛如昨夕。俄頃雙爐前導。美人至矣。侍女數人耳。儀從不復疇昔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復來。美人笑曰。郎果有心若是。但當終始如一耳。卽命侍女行酒薦饌。珍腴如昨。歡誼諧笑。則有加焉。須臾徹席就寢。侍女復散。顧視床褥。又錦繡重疊矣。然不見其鋪設也。程私念。吾且詐跌床下。試其所爲。方欲轉身。則室中全襯錦裯。地無寸隙矣。是夕綢繆好合。愈加親狎。晨雞再鳴。復起妝沐而

去。自後人定卽來。雞鳴卽起。率以爲常。殆無虛夕。雖言語喧鬧。音樂迭奏。兄室甚邇。終不聞知。莫知其何術也。程每心有所慕。卽舉目便是。極其神速。一夕偶思鮮荔枝。卽有帶葉百餘顆。香味色皆絕珍美。他夕又念楊梅。卽有白色一枝。長三四尺。約二百餘顆。甘美異常。葉殊鮮嫩。食餘忽不見。時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況二物皆非北地所產也。又夕言及鸚鵡。程言聞有白者。恨未之見。轉盼間。已見數鸚鵡飛舞於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誦佛經。或歌詩賦。皆漢音也。一日市有大賈售寶石二顆。所謂硬紅者。色若桃花。大於拇指。價索百金。程偶見之。是夜言及美人撫掌曰。夏蟲不可語冰。信哉。言絕卽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許者。明珠有如鵝卵者。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光艷燦目。不可正視。轉睫間。又忽空室矣。是後相狎旣久。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不覺嗟歎。美人又撫掌曰。方爾歡適。便以俗事嬰心。何不洒脫若是耶。雖然。郎本業也。亦無足異。言絕卽金銀滿前。從地及棟。莫知其數。指謂程曰。子欲是乎。程歛豔之極。欲有所取。美人引筯挾食前肉一瓣。擲程面問曰。此肉可黏君面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黏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銀。此是他物。何可爲君有耶。君欲取之。亦無不可。但非分之物。不足爲福。適取禍耳。吾安忍禍君也。君欲此物。可自經營。吾當相助耳。時已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黃蘗。大黃各千餘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傭直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其兄謂弟失心病瘋。諄罵不已。數日疫癘盛作。二藥他肆盡缺。卽時躃貴。果得五百餘金。又有荆商販綵緞者。途間遭濕熱蒸發。斑過半。日夕涕泣。美人謂程是可居也。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疋。兄又頓足不已。謂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財。隨亦喪去。爲之悲泣。商夥中無不相咎竊笑者。月餘。逆藩宸濠反於江西。朝廷急調遼兵南討。師期促甚。戎裝衣

幟限在朝夕。帛價騰踊。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庚辰秋。有蘇人販布三萬餘者。已售什八矣。尚存旄者什二。忽聞母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亦可居也。程往商價。蘇人獲利已厚。歸計又急。止取原直而去。蓋以千金易六千餘匹云。明年辛巳三月。武宗崩。天下服喪。遼既絕遠。布非土產。價遂頓高。又獲利三倍。如是屢屢不能悉記。四五年間。展轉數萬。殆過昔年所喪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駭。流言屢至。或謂據南都卽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誠僞。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哂曰。真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爲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爲。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程初聞真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愈疑懼。美人搖首曰。無事無事。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一二年耳。更叩其詳。曰。期已近矣。何必豫知。再期今上中興。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弗錄。他夕。程問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有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心所感召。各以類應。物理自然。若謂冥冥之中。必有主者。銖銖兩兩而較其重輕。以行誅賞。爲神祇者。不亦勞乎。輪迴之說。有諸。曰。釋以爲有。誣也。儒以爲無。亦誣也。人有真元完固者。形骸雖斃。而靈性猶存。投胎奪舍。間亦有之。千億中之一二也。人死而爲厲。有諸。曰。精神未散。無所依歸。往往憑物爲厲。所謂游魂爲變耳。人間祭祀鬼神。歆饗有諸。曰。精誠所至。一氣感通。自然來格。非鬼而祭。徒自諂耳。所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也。人有化爲異類者何也。曰。人之心術。旣與禽獸無異。積之至久。外貌猶人。而五內先化。一旦改形。無足深訝。異類亦有化人者何也。曰。是與人化異類同一理耳。人有爲神仙者何也。曰。異類猶有化人者。况人與仙本一階耳。又何足異。雷神巧異。往往有迹。何也。曰。

陽能變化。理所自然。人得幾何。而智巧若是。况雷實至陽。其爲神變。何足怪乎。龍能變化。大小不常。何也。龍亦至陽。故能曲伸變化。無足問也。蜃氣能爲山川城郭樓臺人物之形。何也。曰。天地精明之氣。游變無常。兩間所有。時或示現。此可驗天地生物之機。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蜃何能爲。程平生所疑。皆爲剖析。詞旨明婉。如指諸掌。又夕問美人姓氏。爲何。曰。吾旣海神。有何姓氏。多則天下人皆吾同姓。否則一姓亦無也。有父母親戚乎。曰。旣無姓氏。豈有親戚。多則天下人盡吾同胞。少則全無瓜葛也。年幾何矣。曰。旣無所生。有何年歲。多則千歲不止。少則一歲全無。言多此類。迨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琪花寶樹。仙音法曲。變幻無常。耳目應接不暇。有時或自吹簫鼓琴。浩歌擊筑。必高徹雲表。非復人世之音。蓋凡可以娛程者。無不至也。兩情繾綣。愈久愈固。一夕程忽念及鄉井。謂美人曰。僕離家二十年矣。向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造。豐饒過望。欲暫與兒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永奉歡好。期在周歲。幸可否之。美人歔歔嘆曰。數年之好。果盡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大駭曰。某告假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何敢有負恩私。而夫人乃遽棄捐。若是耶。美人泣曰。大數當然。非關彼此。郎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前者同來二美人及諸侍女儀從。一時皆集。簫韶迭奏。會燕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勸程。追敘往昔。每出一言。必汎瀾哽咽。程亦爲之長慟。自悔失言。兩情依依。至於子夜。諸女前啓。大數已終。法駕備矣。速請登途。無庸自戚。美人猶執程手泣曰。子有三大難近矣。時宜警省。至期。吾自相援。過此以後。終身清吉。永無悔吝。壽至九九。當候子於蓬萊三島。以續前盟。子亦自宜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雖與子相遠。子之動作。吾必知之。萬一墮落。自干天律。吾亦無如之何也。

後會迢遙勉之勉之。丁甯頻復。至於十數。程斯時神志俱喪。一辭莫措。但雪涕耳。既而鄰鷄羣唱。促行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猶復回盼再四。方忽寂然。於時蟋蟀悲鳴。孤燈半滅。頃刻之間。恍如隔世。亟啓戶出觀。但曙星東升。銀河西轉。悲風蕭颯。鐵馬叮噹而已。情發於中。不覺哀慟。纔號一聲。兄卽驚呼。問故。蓋不復昔之若瞽矣。兄旣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具述會合始末。及所以豐裕之由。兄始駭悟。相與南望瞻拜。至明而城之內外傳皆遍矣。程由是終日鬱鬱。若居伉儷之喪。遂束裝南歸。伴兄先部貨賄。自潞河入舟。而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從父。流連累日。未發。忽夕夢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矣。猶盤桓耶。程憶前言。卽晨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餞。抵暮出城。時已曠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連催速發云。大難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驚起。策騎東奔四五里。忽聞砲聲連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出。照天如晝矣。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美人連促過關云。稍遲必有狴犴憂矣。程又驚起叩關。候門啓先入。行數里而宣府檄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桎梏下獄詰驗。恐有姦細入京也。是夜與程偕宿者無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者。有瘐死於獄者。程入舟爲兄備言得脫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郵湖。天雲驟黑。狂風怒號。舟掀蕩如簸。須臾二桅皆折。柁零落如粉。傾在瞬息矣。忽聞異香滿舟。風卽頓息。俄而黑霧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舟上。則美人在焉。自腰以上毫髮分明。以下則霞光擁蔽。莫可辨也。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遙瞻稽首。美人亦於雲端舉手答禮。容色猶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見。良久而隱。從是遂絕矣。戊子初夏。余在京師聞其事。猶疑信間。適某僉憲某總戎自遼入京。言之詳甚。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今年丙申。在南院。客有言程來遊雨花臺者。遂令邀與。

借至詢其始末。程故儒家子。少嘗讀書。其言歷歷。具有源委。且年已六。容色僅如四十許人。足徵其遇異人無疑。而昔聞不謬也。作遼陽海神傳。

核舟記

魏學洵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贖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艙。簷篷覆之。旁開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啓窗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右手執卷末。左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誦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鉤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窗八。爲簷篷。爲楫。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并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魏子詳矚。旣畢。詫曰。嘻。技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誰有游削於不寸之質。而須麋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噫。技亦靈怪矣哉。

余自壬午春伐賊墓。米人洵。謂必招禍不測。余諭之曰。如賊果修怨。余一身當之。定不爾累。衆皆疑信不一。而艾朝棟高映元馮起龍等。實爲賊之姻黨。聞賊行牌至西安。有四月十九日起馬入秦之語。遂羣謀俟賊到時。執余暨艾詔黑光正等獻賊。逆謀嘔嘔有據。余欲申聞撫臺。而其巡捕常昌運與高映元內親。恐其奧援中阻。遂密稟張按臺。不意黨人在勢要門牆。蚤爲先容。竟致沈閣值新按臺。至爲余同鄉金公逆黨陰不自安。共謀去余。會部咨甄別賢否。撫臺列余薦劾。按臺又欲會題陞城堡廳。黨人益惴惴懼。值十六年大計。伊探訪余官評稱最。其恨愈深。遂捏造單款。極力傾陷。然終以司冊無過。未能大害。止蒙降處。報到之日。米人老幼泣嗟。痛余之去。而余舉家慰快。謂得脫苦海。且遠仇讎也。撫按皆諭留候。題照舊管事。余力辭解任。出疆之日。不能爲行李。時長兄順爲山西澤州守。因赴澤。是爲歲之七月初旬。至十月六日。而闖賊破潼關。旋聞陷西安。州縣皆望風投獻。晉中震驚。余十一月自澤歸里。撚指逾歲。賊烽已逼晉而東。會真定叛卒。殺撫臺迎賊。固關失守。三路犯神京。遠邇震恐。父兄親戚。咸爲余憂。勸遁迹以避。余憮然曰。一身可隱。其如八口何。卽妻孥可捐。孀母何賴。萬一蒙難。吾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也。况同堂手足。一公族衆。寧忍全一己之生。貽多人之害乎。吾原爲朝廷滅賊計。今日爲社稷死。有餘榮矣。何以避爲。遂違衆意。三月廿一日。驚傳都城已破。萬乘殉國。余聞之。北向慟哭。再拜成服。杜門謝客。以聽天命。越四月廿八日。聞人言嘖嘖。道賊犯山海。敗潰西走。余聚親契諸生謝銘石等密謀。欲興義師。邀賊以雪國忿。擬次月朔舉義旗。而次日賊之緹騎到矣。先數騎進城。持令箭。詭言覓公館。實以覘余之居處也。余窺知

有變。立街頭待之。頃有衙役二人。傳僞令曹懷玉稟執余。余挺身往見。卽付賊使白姓吳姓者。云萬歲取你做官。無恐也。余隨之行。入堂弟大任宅。老幼驚避。賊坐索飲食。無應者。不勝怒。肆行砍毀搜掠。執一僕爲之供應。僞官又遣人來供奉。並絆余不使離寸步。內外不通一信。旁午。余長兄來視余。始知母妻家口盡下獄。一門兄弟俱被執。則澤守兄暨堂弟廩生大顯。大任大顯姪銘。銘弟諸生大防。大中。大訓。叔知縣維隆。維明。族叔諸生有道。武舉有謨。寄倉。闔邑父老討保長兄始得來。一面余聞之。五內如割。相對不交一言。卽與兄永訣矣。謝生銘石來探余。耳語曰。聞賊已敗。大兵且至。兄放心行。毋爲賊屈。我將謀有以脫兄者。余領之。初一日。執余西行。衆爲備一塞衛。僮僕散逃。覓一市徒相隨。邑人觀者塞巷。皆爲嘯唏。余忻然就道。是日至肅寧。二日至安平。三日至無極。此日大雨。賊衆悉披雨具。余露身淋漓。行三十餘里。次日至真定。入城。喧傳萬歲駕將至。賊黨衣紅者滿街。謂老府兵。見余咸擲榆曰。是伐墓人耶。帶余見僞帥馬。入其二門。一賊衣藍紗者。云是旗鼓。詢伐墳始末。入後堂。稟僞帥訖。傳言且出。遂同吳旗牌至其家宿。至次日初五日。甫出。卽有賊來。傳馬老爺上南門發兵。候駕至。便起行。吳姓者遂帶余往見。至街頭。則云老爺上西門矣。復至西城上。吳姓者先到。指余曰。出城。見賊兵自北而南。塵土蔽天。然皆老幼參差。狼狽伶仃。十賊中夾帶婦女三四輩。全無紀律。余見之不勝忿懣。如此鼠輩。而所向無堅城。致萬乘屈沈。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執。不能殺賊。見其滅亡耳。立數刻。吳姓復同一任姓者。押余入城。至督府前。候一二時。僞帥不返。倏傳曰。萬歲至矣。不進城。在關帝廟喫中火。卽行。二賊又帶余出城。至廟外。此時隨余縣役四人。止存一王姓者。餘暨跟驢人俱亡矣。余自分見闔賊決無生理。盡以後事囑王役。託其傳

語家人。我死於國難。無恨也。須臾聞掌號。賊衆起身去。僞帥傳諭帶余西行。是日至獲鹿之上安。次日出固關。值闖賊方殺人。死者委積。云關下百姓以塞井故。又將賊卒之不帶弓箭者。盡砍斷左手。血肉淋漓。慘不可言。是時押余者三人。任姓者夜逃。偕縣役王姓遁去。遺下一馬。余乘之。同吳陳二賊出關。見闖賊下馬。陳賊欲稟知。吳賊搖手而過。使是時一言。余蓋粉矣。初七日過平定州。西賊中傳言大兵追至。核桃園已抵關下。調後營人馬回防。關二賊復押余回。往平定東關外候示下。至初十日傍晚。始傳止調精兵。其貲重先行。此時闖賊已先上太原。吳賊同一賊僮押余馬步。共八九十里。夜行一宿。天明至壽陽南關。搜米覓水炊飯食訖。喂馬未飽。余伺而臥。吳賊出少時。其賊僮來催余曰。起。起。牽馬行至南街路西一小門。呼余入。則吳賊在其內。命余拴馬卸行李。伊入室仰臥酣睡。其僮亦上樓臥。余亦假寐。許久不醒。聞馬臥。余呵之不起。出鞭之。凡再三。賊堅臥弗覺。余遂出門北行。迎一賊衣黃者。問汝尋得水否。余詭曰。南頭無水。余復北尋耳。疾趨至舊店入門。見三賊方束裝。謂余曰。汝已行。何復返。余應曰。來取水具耳。進其後房院。有一角門。外卽壽陽城下。河中無水。余跳下。循城北行。復上東岸。踰牆入空房內。四顧不可蔽。復踰垣出。北走。遇二鄉民持挺。蓋拾營者。詢余何來。余詭云。亦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面喊聲。意追者至。停步伺之。則四五僮父各執槍棒圍余曰。汝從賊來耶。余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余曰。赤身財於何藏。盡上下衣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遂東北行。時日方午。慮爲賊所迹。潛身山畔土窰中。比至晚。賊騎來者六七次。皆未獲見。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辨東西。視月所向。攀緣上下。經墟墓澗澤中。燐火螢燄。殊非人境。至曉逢行路者。問所向。余曰。逃難回鄉。問爲何許人。余詭曰。保定諸生。爲賊所掠。其人

憐之。指從此東北有方山寺。可以棲身。余謝之。行凡三十餘里。遂投僧寮。住六日。始東行。僧衆各贈余錢數十。作路費。由山僻小徑。詢路而行。飢則旬食。晚宿山廟。凡經由土寇之叢數處。余已作乞乞形。無阻撓者。但聞固關娘子關。俱賊兵把守。不敢過。遇荷蕢者三人。識小路。隨之入流黃口。萬山險絕。猿獠所經。林木翳天。日遇陡絕處。頂踵相磨。上天入淵。凡數十折。始反陸。渡井陘。大河六七道。涉漳沱。念余西過時。自分不返。茲復生還。不勝感愴。逾真定。與余同行者二人。分路向新樂。余循舊路而東。至肅寧。折而北。至西柳村。問路。鄉人詢姓氏。知族弟學在其外。父王宅。傳語來見。相對。悽其留余宿。更余旬服。黎明。聞砲聲震天。乃土賊爲亂。圍鄉戒嚴。傍午始息。借余一蹇僕。送至王家莊胡宅。爲妹丈太學生永清。其尊人舊河南太守龍江公。暨其長女劍原在門。見余來。驚喜交集。相持啼噓。人見二妹。不勝慟悼。次日遣人報信。至縣。老母專三僕來接。傍晚到縣。途逢猛雨。冒行抵舍。親戚族衆。慰勞者塞戶。謁老母。悲慟欲絕。眞再生相見。猶疑夢寐也。是爲五月廿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憶余先曾祈關聖籤。有直須重見一陽後。始可求神。望佛持之語。余至真定。爲五月五日。闖賊至。自分必死。幸賊勢迫促。未見。至壽陽而逃。則重見一陽之說也。先一日宿山中。朦朧之際。耳中聞先大人聲。曰。兒苦中又苦。我傷而又傷。爾第見佛聖現化。卽生矣。隨見有圓光。大如初出日。金光爛爍。內有佛菩薩騎獅象而過。皆有鬚髯。不類素常所見像。須臾光散。其清如鏡。正照余身而覺。天明至壽陽。遂獲脫難。順治元年仲秋。旣望再來人邊。大綬識于長安僧舍。

萬孝子傳

陳弘緒

崇禎乙亥。楚豫流寇犯鳳陽。震及皇陵。孝子萬公元亨死之。總督漕運巡撫都御史。以其事聞於朝。已閱

視科臣林公。淮揚按臣張公。覆覈之。請得旌揚如例。嗚呼。孝子者。鳳陽司理南昌萬公仲實子也。當流寇從姑山永城來。仲實有母之喪。聞訃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毀過甚。杖不能支。遂臥疾。司理之案牘。房忽人馬洶湧。喧聲如沸。仲實曰。誰與。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云。鳳陽故無城。俄而賊已及於司理之署矣。左右曰。賊賊覘之。則流寇也。司理曰。吾必以死殉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於是賊急索所爲。理官安在。孝子乃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著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爲。我乃官也。賊遂厲色脅之。孝子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嘯命旁賊加刃。所持乃庖人食刀。刀無鏗。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孝子乃死。死惟呼阿爹阿爹。賊不知鄉音爲何。卒以爲此理官也。遂置仲實而去。方孝子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并執思尹。將加刃。孝子復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孝子不獨以身代父。且以死免其師。嗚呼。烈哉。仲實爲予言。孝子遇害時。賊碎裂其青衫。僅存一袖。血斑狼籍。今袖上縷縷層疊。不知孰爲兒之血痕。孰爲某之淚痕矣。孝子名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死之日。僅十有六歲云。

沈華陽傳

范文荻

公諱雲祚。字子凌。號岱來。南直隸太倉州人。崇禎丙子。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授華陽令。時羣寇縱橫。久海內糜爛。逆賊張獻忠屢出沒於楚蜀之交。所在殘破。揭竿而起者。駭不可制。公初釋褐。萬里單舸。溯江流。摩賊壘。遠令巖邑。慨然有保障全蜀之志。壬午四月。甫視事。卽以計擒誅狡賊秦讚勳等。先是蜀有搖黃賊之禍。秦讚勳者。川東石砭土司秦良王之族也。潛伏內地。爲賊耳目。已并其黨。誘執之。寘於獄。夜半殺

獄卒逸去。吏請閉城大索。公曰：無張皇，擾民無益也。潛發書土司，授以方略。土司果擒賊至，悉斷其手足。指矣。吏驚以爲神。公曰：吾策之審矣。賊踰獄，必以石砮爲遁逃藪。秦夫人方以勦寇效節朝廷，詎肯庇纘。動而隳功名乎？於是立決殺之。甲申正月，獻逆破夔門而入。蜀中大震。公知事迫，屢至蜀府請見，欲爲王陳守禦之策。不應。而內江王雅信公，公乃欲藉內江得之蜀。往說內江曰：人無愚智，皆知賊勢披猖。成都必及於禍。今蜀府貨財山積，不及今捐之，募死士東向殺賊。一旦豕突疆場，軍民奔逸，誰爲王守此府庫乎？愚者斂財而府禍，智者轉敗以爲功。蜀中有險可憑，有兵可戰，特患無財可用。誠不愛萬金之賞，鼓勵行間。臣等身編行伍，效死爭先。上賴朝廷威靈，猶可掃除寇亂，保全家國。不然，拱手授賊，無爲也。且獨不見周楚之已事乎？先闖逆圍大梁，周王下令斬賊一級，賞五十金。賊以是不克而去。獻逆破武昌，閱楚府私藏，笑其有財而不知用。公以是激內江。內江心動，入爲蜀王言之。王內惜金錢，苟幸無事，以祖制辭。公見王府擁財不發，大吏握兵束手，一縣令子立危城，欲戰守而無虵蟥蟻子之卒，欲召募而無斗粟束芻之餉。張空拳上下叫號，而舉動掣肘。蓋至是而知事不可爲，不待城亡罵賊之日，已自分必死矣。三月，闖逆陷京師。先帝殉社稷。六月，獻逆破重慶，殺巡撫，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所過無堅壘，縱火焚掠數百里。煙焰屬天，漏刃餘民。扶老攜幼，號哭道路。西奔者日夜不絕。是月，成都火器局無故火發，燬廬舍。軍民死無算。人情益洶洶。疑肘腋皆賊。蜀藩始懼，悔用公言不早。甫出財佐召募，而賊以水陸薄城下矣。八月五日，御史劉公之渤、總兵劉公佳胤乘城而守。總兵出戰，大敗奔還。賊乘勢急攻三日，城陷。蜀王率其妃嬪自沈於井。總兵走死浣花溪。公與劉御史及理刑劉士斗、成都令吳繼善等俱被執，幽於大慈寺。是時賊

有衆百餘萬。據成都。雄視全蜀。謂天下不足定。將卽僞位。乃遣其黨。卽幽所饜諸文武。欲降之。以備百官。而臨以白刃。賊固屬意諸大吏也。公奮然怒。從衆中躍而起。手擲案。大罵逆賊。死萬段。指其口曰。有口食賊肉耳。豈食賊粟哉。公長軀雅度。至是氣憤盈。目光炯射。鬚髯戟張。揜袖指賊。罵聲撼廊廡。出賊不意。相顧錯愕。奔告逆。遂殺公。時年四十有三。兩劉公亦同日死之。嗚呼。公自聞警以來。已決計於死。而今果死矣。當日法吏戍臣。伏節而死者。相枕籍。舍生取義。豈獨難一縣令。然是日爲縣令而死者。獨有公。則公之死。又似不易也。夫人臣之義。未有陷賊而不死者。彼倖生爲何人歟。於是而知公爲得死所矣。余曾謁公於華陽。語及寇亂。歎息國論之失於操縱。坐使中原流離。益州天府已殘燬不支。而文法煩密。雖有豪傑。欲自奮不能。國家事正未可知。萬里孤臣。死不知所。語次慷慨。余已爲公悲之。至是道路籍籍。果傳沈知縣獨死賊矣。乙酉十一月。義師復雅州。有反正參議郝孟旋道其事。而參將鄒振從賊中來。稔其死時狀。謂獻逆怒公。揮衆叢刃之。骨肉爲醢。始得其詳。聞公妻子尙有存者。余訪得之於九溪山。其戚張士偉。以公之子來見。僅八齡。士偉爲余道。挈公遺孥。奔走流離。濱死而生。且述秦讚勳事。謂公臨事曉暢。機宜發策。洞中窳要。使當日少用其言。不以繩墨束縛之。使得展布四體。先事辦賊。雖未能滅賊。必不至爲賊所破。縱大勢不可爲。亦當如巡遠百戰殺賊。少伸忠臣義士之氣。惜乎其未遂也。相與流涕久之。士偉江南奇士。有經濟才。余檄之權洪雅令。能畫策佐軍需。不乏無何。死於職。未竟其用。至今惜之。論曰。余次序華陽公事。而知守節死義之臣。天之所屬意。必有所以扶持於其間也。方賊之斬艾蜀民。搜牢仕宦。數千里掃地無迹。卽畏死而降者。往往齟齬不遺。而華陽之寡妻弱子。獨能脫其身於刀塗血道。

之中。雖提攜捍禦之有人。亦天之憫其忠。而不忍使之無後也。天步方艱。尙闕褒揚贈卹之典。一旦皇路清彝。訪求死事孤忠。則公之食報於身後者。宜何如其俊偉乎。第恐其子語焉而不詳。士偉旣死。而無所考。故傳其大節以授之。且名之曰世廕。以俟諸異日焉。

歸潛志

劉祁

盧鼓椎

南渡之後。爲將帥者。多出於世家。皆膏粱乳臭子。若完顏白撒。止以能打毬稱。又完顏訛可。亦以能打毬。號杖子元帥。又完顏定奴。號三脆羹。有以怯忍號。火燎元帥者。又紇石烈牙忽帶（一作牙虎帶）號盧鼓椎。好用鼓椎擊人也。其人本出親軍。頗勇悍。鎮宿泗數年。屢破宋兵。有威。好結小人心。然跋扈不受朝廷制。嘗入朝。詣部堂。詆毀宰執。亦不敢言。而人主倚其鎮東。亦優容之也。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取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者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飲。因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張用章嘗以司農少卿。行戶部。過宿。見馬。牙虎帶召飲。張辭以有寒疾。牙虎帶笑曰。此易治耳。趣命左右持艾炷來。當筵令人拉張臥。遽爇艾于腹。張不能爭。遂灸數十。又因會宴諸將。并妻皆在座。時其食豬肉饅頭。有一將妻。言素不食豬肉。牙虎帶趣左右易之。須臾食訖。問曰。爾食何肉。其人對曰。蒙相公易以羊肉。甚美。牙虎帶笑曰。不食豬肉。而食人肉。何也。爾所食非羊人也。其人大嘔。疾病數日。又御史大夫合住。因事過宿。牙虎帶館之酒肉。使妓歌于前。及夜。因使其妓侍寢。遲明將發。令妓徵錢。合住愕然。牙虎帶因強發其篋。篋取繒帛。悉以付妓。曰。豈有官使人。而不與錢者乎。合住無以對而去。故司農御史。皆不敢入其境。避

之。又宿州有營妓數人，皆其所喜者。時時使一妓佩銀符，屢往州郡取賕賂。州將夫人皆遠迎，號省差行首，厚贈之。其暴橫若此。及康錫伯祿爲御史，上章言其事。且曰：「朝廷容之，適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然朝廷竟不能治其罪。」後北兵入境，移鎮京兆，軍敗召還，道病死在東方。時盧鼓椎之名滿民間，兒啼亦可怖，大概各呼麻胡云。

趙閑閑

趙閑閑本好書，以其名重也。人多求之，公甚以爲苦。嘗于禮部廳壁上榜云：「當職係三品官，爲人書扇而失體，請諸人知。既致仕于宅門，首書曰：『老漢不寫字。』然燕居無客，未嘗不鈔書，相識輩強請，亦不能拒。若夫其心所不喜者，雖懇求竟不得也。雷希顏得其書最多，凡有求，未嘗拒。蓋公頗憚雷，且雷善求其書，時或邀公食後，出古人墨蹟使觀之，又出佳硯精紙名墨在前，或飲以一二杯，待公有書，輿引紙落筆，俄頃數幅，雷旁觀輒稱歎。凡一畫必曰：『此顏平原也。』此米元章也。公既喜，遂書不倦。又雷與屏山皆不工書，趙公嘗笑之曰：『希顏堂堂如此，而寫如此字。』一日在禮部，適公爲王從之書，末云：『某月日爲從之天下士書。』髯雷在側，笑其不工也。闔坐大噱。又一日，雷得郭恕先篆數幅，甚珍之，以示趙公。公亦喜，雷因求跋尾。公跋云：『恕先篆不減唐人，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士發揚，此一反。雷希顏而趣售之，其鑒裁如此。然其書不減李屏山，此一反。後數日，公壻張履求書，余亦在座。公跋其尾云：『年月日微雨中爲張倩書。』雷希顏欲以恕先篆相易，雷愕然。公徐曰：『劉京叔不可。』乃止。因相與大笑。又王武叔出館補外，未赴，甚貧。會五月麥熟，將出京求濟於交友輩，持素紈扇數十，詣公求書。公拒之。武叔素嗜酒不檢，既出公門，大叫呼公。

公聞而遽召爲書之。然每一扇頭。但書古詩一聯。有曰黃花入麥稀者。有曰麥天晨氣潤者。有曰麥隴風來餅餌香者。蓋嘲王求麥也。然王竟以其書多所獲。又一日。公在禮部。白樞判文舉諸人邀公飲。丹陽觀公將往。先請諸人曰。吾今往。但不寫字耳。如求字者。是吾兒文舉曰。先生年德俱高。某等眞兒行也。公笑。又爲書之。

田穀

興定末。予在南京。會屏山至釣臺日游。每從之。多問以金朝舊事。屏山備爲予談之。其談田穀侍郎黨事。云。熙宗時。韓丞相企先輔政。好獎進人材。田穀輩風采誠一時人士魁。名士皆顯達焉。凡宴談會集。問諸公。皆以分別流品。升沈人物爲事。時蔡丞相松年。曹尚書望之。許宣徽霖。居下位。欲附其中。而穀輩不許。曰。松年失節。望之俗吏。霖小人。皆屏而不用。三人者大恨之。時太師遼王（名宗弼）以皇叔當國。三人者游其門。甚言穀等專進退人材自利。將不利朝廷。遼王信之。將有以發怒。會韓丞相病革。遼王候焉。適穀在內。聞之。趨避門後。丞相屬王以後事。曰。田穀可代吾。遼王忿然曰。是子當誅。相公昏矣。因起而出。穀聞之。汗沾衣。已而丞相薨。穀等失勢。三人者促遼王起黨事。奏聞熙宗曰。黨人何爲。遼王曰。黨人相結。欲反耳。上曰。若爾。當盡誅之。于是收穀等下獄。且遠捕四方黨與。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訊。使不相識。撈掠萬狀。穀具贖皆死獄中。而松年望之霖皆進用矣。（案金史孟浩傳。企先薨。穀出爲橫海軍節度。使選人襲夷鑿除名。值赦。赴吏部銓。得預覃恩。穀已除橫海。部吏以夷鑿白穀。穀乃倒用。月日署之。許霖在省典覃恩。行臺省工部員外郎張子周素與穀有怨。以事至京師。微知夷鑿覃恩事。嗾許霖發之。詆以專擅。胡

政。詔獄鞠之。擬穀與奚毅邢具瞻王植高鳳庭王倣趙益興龔夷鑿死。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十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寃之。其後松年在相位。晨赴朝。上馬見穀召辨。左右但聞松年云。某當便行。望之在吏部聽事。亦見穀召辨。二人由此薨。而霖病創。頸斷卒。天之報施亦顯哉。大抵類田蚡灌夫事也。當穀用事時。士之希進者。無不附之。獨吾高祖南山翁不預。及其遭禍。天下士多不免。獨吾祖得全。世以擬郭林宗。張御史景仁表翁墓有云。當時以聲勢爲能吏。巧相附會者。未嘗推挽公。公亦不以此屑意。其後皆坐朋黨淪胥以敗。公獨不與。識者莫不多之。蓋實錄也。

李師兒

胥參政治國。由經童入仕。得幸於章宗。擢爲執政。一時權勢赫然。而張仲淹諸人游其門。附以進用。時號胥門十哲。秦和南征。宋人傳檄有云。經童作相。監女爲妃。皆指以罪。章宗監女者。元妃李氏。其家因罪沒入官爲奴婢。屬監戶李氏。少給事太后。章宗見而悅之。及卽位。大被寵嬖。專房拜爲元妃。勢敵正后。其兄喜兒。少嘗爲盜。夤緣至宣徽使。弟帖哥。至近侍局使。一家權勢熏天。士大夫好進者。往往趨附。南京李按察炳。中山李翰林著。皆與妃家結爲親。獨李懷州晏辭不肯。後章宗崩。無子。元妃等與宰相撒速。定策立衛王。王世宗子。章宗叔也。王旣立。撒速欲專其功。媒孽李氏罪惡。以爲嘗爲厭勝事。衛王下詔。賜元妃死。且廢爲庶人。使天下止呼其小字李師兒。其母王坐誅。兄喜兒弟帖哥。皆竄北邊。李氏一族灰滅矣。當其盛時。不減唐開元楊貴妃家。然止於奢縱。不能害政蠹民也。世言李氏姿色不甚麗。性慧穎。能迎合人主意。以此幸于章宗。初不知書。後見上好文。遂能作字。知文義。婦人女子變化有此哉。

續夷堅志

元好問

包女得嫁

世俗傳包希文以正直主東岳速報司山野小民無不知者庚子秋太安界南征兵掠一婦還云是希文孫女頗有姿色倡家欲高價買之婦守死不行主家利其財捶楚備至婦遂病鄰里嗟惜而不能救里中一女巫私謂人云我能脫此婦令適良人卽詣主家閉目吁氣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態少之瞑目咄咄呼主人者出大罵之主人具香火俛伏請罪問何所觸尊神巫又大罵云我速報司也汝何敢以我孫女爲倡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滅汝門矣主家百拜謝過不數日嫁之

張童入冥

平輿南函頭村張老者以捕鶉爲業故人目爲鷓鴣年已老止一兒成童矣一旦死翁媪自念老無所倚號哭悶絕恨不俱死明日欲埋之又復不忍但累磚作邱入地一二尺許云吾兒還活人笑其癡而亦有哀之者三日復墓慟哭不休忽聞墓中呻吟聲翁媪驚曰吾兒果還魂矣撤棺磚曳棺木出昇歸其家俄索湯粥良久說初爲人攝往冥司兒哀訴主者爹娘老可念乞盡餘年葬送畢死無所歸恨冥官頗憐之卽云今放汝歸語汝父能棄追捕之業汝命可延矣其父聞此語盡焚網罟之屬挈兒入寺供佛寺有一僧呂姓者年未四十儀表殊偉曾上州作綱首張童卽前問僧師亦還魂耶呂云何曾死張童言我在冥中引問次見師在殿角銅柱上鐵繩繫足獄卒往來以梃撞師腋下流血淋漓及放歸時曾問監卒呂師何故受罪乃云他多脫下齋主經文故受此報呂聞大駭蓋其腋下病一漏瘡已三年矣兒初不知呂遂

潔居一室。日以誦經爲課。凡三年。瘡乃平。

京娘墓

都轉運使王宗元老之父礎。任平山令。元老年二十許。初就舉選。肄業縣廨之後園。一日晚步花石間。與一女子遇。問其姓名。云我前任楊令女。元老悅其稚秀。微言挑之。女不怒而笑。因與之合。他日寒食。元老爲友招擊丸於園西隙地。僕有指京娘墓窩楊者。元老因問京娘爲誰。同輩言前令楊公幼女。字曰京娘。方笄而死。葬此。元老聞楊令之女。心始疑之。歸坐書舍。少須女至。嬌啼宛轉。將進復止。請元老曰。君已知我復何言也。幽明異路。亦難久處。今試期在邇。君必登科。中間小有齟齬。至如有疾。亦當力疾而往。當見君遼陽道中。言訖而去。元老尋病。父母不欲令就舉。月餘小愈。元老銳意請行。以車載之。途次遼河淀。霖雨泥淖。車不能進。同行者鞭馬就道。車獨行數里而軸折。元老憂不知所爲。忽有田夫腰斤斧負軸而來。問之。匠者也。元老歎曰。此地前後二百里無民居。今與匠者值。非陰相耶。治軸訖。將行。俄見一車。車中人卽京娘也。元老驚喜曰。爾亦至此乎。京娘曰。君不記遼陽道中相見之語乎。知君有難。故來相慰耳。元老問我前途所至。可得知否。京娘卽登車。第言尙書珍重而已。元老不數日。達上京。擢第。明昌中爲運使。車駕享太室。攝禮部尙書。數日而薨。

王確爲兄所撻

外祖柔服簿王君。大定中卒官。其最小弟確。酗酒欺幼孤。祖母張。容忍既久。無所控訴。遂病不能起。一夕與諸女並寢。夜半燈暗。聞騷宰聲。少之觸雙陸棋子。亂嘖嘖有聲。屢嘆。祖母哭失聲。因言五叔恃酒見陵。

官法不能制。若不禁止之。母子將爲魚肉矣。不數日。確承醉夜出襄。歸至趙村。值外祖于中路。畫地大數。隨以馬策亂捶。確抱頭竄伏。僅能至家。取火視之。衫服碎破。腫青滿背。明日就外祖像前百拜謝。後酒亦不飲。

戴十妻梁氏

戴十不知何許人。亂後居洛陽東南左家莊。以傭爲業。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馬豆田中。戴逐出之。通事怒。以馬策亂捶而死。妻梁氏。昇尸詣營中訴之。通事乃貴家奴。主人所倚。以牛三頭。白金一笏。就梁贖罪。且說之曰。汝夫死亦天命。兩子皆幼。得錢可以自養。就令殺此人。於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無罪而死。豈可言利。但得此奴償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衆不可奪。謂梁氏曰。汝寧欲自殺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刃欲自斫之。衆懼。此婦憤恨通事。不令卽死。乃殺之。梁氏掬血飲之。攜二子去。

狐鋸樹

陽曲北鄭村中社鐵李者。以捕狐爲業。大定末。一日。張網溝北古墓下。繫一鴿爲餌。身在大樹上伺之。二更後。羣狐至。作人語云。鐵李鐵李。汝以鴿賺我耶。汝家父子驢羣相似。不肯做莊農。只學殺生。俺內外六親。都是此賊害却。今日天數到此。好好下樹來。不然。鋸倒別說話。卽聞有拽鋸聲。大呼搗鑊。煮油當烹此賊。火亦隨起。鐵李懼。不知所爲。顧腰惟有大斧。思樹倒則亂斫之。須臾天曉。狐乃去。樹無鋸痕。旁有牛肋數枝而已。鐵李知其變幻無實。其夜復往。未二更。狐至。泣罵俱有。鐵李腰懸火罐。取卷爆潛爇之。擲樹下。藥火發。猛作大聲。羣狐亂走。爲網所冒。瞑目待斃。不出一語。以斧椎殺之。

天賜夫人

廣寧閭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象設瘳惡。林木蔽映。人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豎。旁近言。靜夜時聞訊掠聲。故過者或迂路避之。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之捧馬嶺。作舉子時。與諸生結夏課。談及鬼神事。歷數時人之膽勇者。梁公都不之許。因自言。我能以昏暮或陰晦之際。入閭山廟。巡廊廡一周。諸生從臾之曰。能往何以取信。梁公曰。我當就周行處。以物畫之。用是爲驗。明日晚約偕往。諸生待於廟門外。奮袖徑去。晝至廟東之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爲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裝絕與世俗不同。欲問詰之。則氣息奄奄。狀若昏醉。諸生真謂鬼物。環立守之。良久開目。見人環繞。驚怖不自禁。問此爲何地。諸生爲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爲人爲鬼。何所從來。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壻家。在輿中忽爲大風所飄。神識散亂。不知何以至此。諸生喜曰。梁生未受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妻至。誠有冥數存乎其間。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攜婦歸。尋擢第。不十數年。致身通顯。婦舉數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目。至於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節度彰德。相下蒼舊。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尙多。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劉致君見異人

龍山劉仲君致君。年二十。不貴異物。民乃足勝擢第。釋褐贊皇尉。一日巡捕。早至山寺中。見壁上有詩云。長捎疊葉正颼颼。枕底寒聲爲客留。野鶴不來山月墮。獨眠滋味五更秋。問僧誰所題。言一客年可六十許。衣著丰神奇異。昨夜寄宿。今旦題詩而去。墨尙未乾。去未遠也。致君分遣弓兵蹤跡之。少焉兵來報客。

在山中大樹下待君。致君載酒往。見客前揖。客亦與之抗禮。問姓名不答。指酒索飲。致君見其談吐灑落。知其異人。以平生經傳疑事實之。酬對詳盡。得所未聞。客亦謂致君爲可與語。舉杯引滿。引及從者。日將夕。致君與吏卒皆大醉。及醒。失客所在。致君此後詩學大進。其外孫李內翰欽叔爲予言。

李茂相法

完州守楊秀實。正大中權刑部主事。供輸關陝。相者李茂。自南中來。相人言休咎殊驗。官府以其惑衆。羈管之。楊與之熟狎。私自言此人言休咎。或壽永。末路榮顯。差以自慰。如言前途不遠。或日久有他難。祇增憂撓耳。因與茂食次。問曰。休咎不願知。但某離老母十月。見面當在何時。茂且食且笑曰。君三日當拜太夫人矣。楊竊謂關陝去京千里餘。三日何緣得到。食未竟。平章芮公急召楊。驛奏邊事。三日未日中至家。楊至今以爲奇。茂後入京。寓惠安寺。朝士爭往叩之。近侍焦春和甫入門。茂卽言五品五品。恨來處不高耳。焦本世宗家童。聞茂言深恥之。茂未幾被戮。年三十三。

王生冤報

定襄邱村王胡。以陶瓦爲業。明昌辛亥歲。歉與其子王生者。就食山東。一日有強寇九人。爲尉司根捕。急避死無所就。此家藏匿。以情告云。我輩金貝不貲。但此身得免。願與君父子平分之。王因匿盜窟中。滿室坏瓦。尉司兵隨過。無所見而去。胡父子心不自安。且利其財。乘夜發火。不移時。燼九人死。卽攜金貝還鄉。數年殖產甚豐。出鄉豪之上。泰和中。王生禮五臺。將及興善鎮。恍惚中有所見。驚怖墮馬。遂爲物所憑。扶昇至其家。生口作鬼語。瞋目怒罵云。尉司追我輩已得脫。中分貨財。足以致富。便發惡心。都將我燒死。尋

之數年。乃今見汝。償命卽休。時或持刃逢人亂斫。其家無奈。召道士何吉卿驅逐之。何至作法。鬼復憑語。辨訴何知冤對。非法錄可制。教以作黃籙超度。或可解脫。胡陳狀齋壇吐露情實。人始知其致富之由。大建一祠。日夕祈禱。生未幾竟死。

老學叢談

盛如梓

謝疊山母

天兵南下時。疊山謝先生。率衆勤王。潰散而逃。兵至上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子讀書。知禮義。識得三綱五常。是以有今日患難。若不知書。不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願得早死。且語言雍容。略無愁歎之意。主者無如之何。遂釋之。

夏左丞

夏左丞。溈祐辛亥。知壽州。日北關外築圍。掘濠。得廢寺基。石碣存焉。知爲徐君墓。季札掛劍處。遂於州城創寺。名崇陽。立其古碣。爲兩淮諮議。一日出至市橋。有老嫗攔馬。陳詞視之大駭。嫗有夫。與公同姓名。爲金山水軍統制。下海不歸。人言公是也。俾之隨馬至家。公令子孫眷屬咸出。引此嫗認之。卽拜謝曰。老婦誤聽。早間衝馬。已知不是。欲收狀不能。甘伏罪。公憐其情而厚贈之。秋壑聞之。笑請公曰。此嫗幸遇諮議。而得錢物。此厚德也。公爲小校時。部役必使軍士歸飯。左右告例是送飯。公曰。送則各務夸美。必置魚肉。皆出強爲。歸則老小團聚。隨其有無。亦仁人之心也。

留中齋

衢學耆宿言留中齋所生籠獲也。其父暮坐其庭。其獲過於前。兩目燦然如金光。采射人問爲誰。左右以獲對。後生中齋狀元及第。官至宰相。歸埒後爲尙書。豈偶然哉。或者謂乃蠓蟆精。身頗充肥。中齋如之。其子叔子亦如之。放翁所記楊戩乃蝦蟆章亦非常人。

趙清獻

趙清獻公未第時。鄉之戶家陳氏延之教子。其母歲與新履。公鄉薦。陳厚贖其行。隨以家貧。用而告乏。復贖之。亦然。陳乃遣人齎行囊送人京。一舉及第。仕寢顯。陳之子後因人命事繫獄。或曰爾家昔作館趙秀才。今顯宦於朝。可以爲援。陳乃謀諸婦。婦曰翁當親行。我仍製履送之。翁至汴。閹人不爲通。翁俟朝回。揖於馬前。公命之入。卽送其履。公持而入。良久乃濯足穿以出。叩其來意。翁言其故。公曰且留書院。經旬餘。不答所言。乃申之。唯唯而已。月餘告歸。公曰且寬心。兩閱月。公以翁家問示之。其子已貸命矣。公但使親僕至衢。日送飯獄中。主者聞之。得從末減。衢士至今言之。

喬孔山

喬孔山平章。東陽人。未第時。每夜提瓶沾油四五文。藏於青布褶袖中。歸燃燈讀書。本縣周押司。日見而鄙揄之。故觸瓶汚衣。孔山及第。不十年。爲浙東帥。本縣夏綱。絲棉至。判云。排軍押出本縣。押司周某。限幾日。一邑驚駭。何謂其人。自分必死。輕則黥籍。及至呈到狀。公不判。亦無語。旬日再呈。亦然。月餘。又呈。公令押出。公曰。周押司無恙否。周再拜告。乞免性命。公但指其座云。此座是秀才。都有分來坐得。今後休欺凌窮秀才。送一千貫壓驚。放之。

